古文苑卷九

齊梁詩四十五篇 添入廿首 阻雪連何洛成 一首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 遊仙詩五首

奉和南海王詠秋胡妻 七首

棲元寺聽講畢遊邸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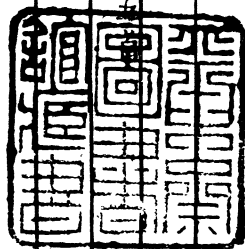
別蕭諮議 四首 任昉 王延 宗史 王融

蕭諮議衍答　蕭記室琛應教

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 二首

餞謝文學 十首 沈約 虞炎 范雲 王融 蕭琛 劉繪

謝文學答　王融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別王丞僧孺　范雲學古貽王中書

王融雜體報范通直　沈右率座賦三物爲詠三首

謝朓　沈約　王融　王融奉和月下

秋夜長　四色詠

兩頭纖纖　代徐二首

詠梧桐　王融池上梨花

劉繪和池上梨花　阻雪連句遥贈和　謝朓　江革

王融　沈約　唐人木蘭詩附

侍遊方山應詔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

輿地志湖熟西北有方山山頂正方上有池水按齊書武帝常幸方山顧左右欲經始山南爲離宮以徐孝嗣之對而止應詔奉君命作也

巡躅望登年帳飲臨秋縣巡躅遊幸之轍迹也言省耕省斂爲農而出所望年豐也漢書高祖

過沛張飲三日王制天子之縣內畿邑也日羽鏡霜潯家語赤羽若日羽旌旄也霜潯池水雲旗落風甸王制千里之內曰甸言旗幟如雲連亘者遠四瀛良在目八寓婉如見盛言山之高四瀛四海也孟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小臣竊自嘉預奉柏梁讌武帝柏梁臺讌羣臣詔令和詩見前注

遊仙詩 五首

遊仙者謂輕身遠舉超出人間上與羣仙遨遊也晉宋間人多作此詩融集云應教按史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融與范雲蕭琛任昉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應教蓋奉子良之命而作

桃李不奢年桑榆多暮節桃李諭盛年桑榆言晚景常恐秋蓬根連翩因風雪習道遍槐岻追仙度瑤碣槐岻瑤碣仙家境界緑帙啓真詞丹經流妙說緑帙丹經仙家之書長河且已縈縈者草木之縈華猶言海變桑田曾山方可

礪曾與屑同漢書泰山若礪叶韻入聲列

獻歲和風起獻歲始歲元日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日出東南隅鳳旍亂煙道

龍駕溢雲區鳳凰羽爲旗以龍引車楚詞龍駕兮帝服又孔蓋兮翠旍結賞自員嶠移讌

乃方壺員嶠方壺海中神山仙家居其上金巵浮水翠玉斝挹泉珠徒用作

同霜露改終然天地俱

命駕瑤池隈西王母宴周穆王於瑤池之上過息嬴女臺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吟常居臺上後乘鸞仙去亦秦姓

長袖何靡靡簫管清且哀璧門涼月舉珠殿秋

風迴璧門昳殿神仙之所居清鳥鶩高羽王母停玉盃青鳥西王母之使青鸞來迎王母停盃以待之

舉手暫爲別王子喬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千年將復來搜神記有鶴書遊東城門華表柱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

湘沅有蘭芷洎吾欲南征湘沅二水名皆在江南楚詞湘夫人篇沅有芷兮澧有蘭澧亦水名

遺珮出長浦楚詞遺吾珮兮澧浦韓詩外傳鄭交甫遵彼漢皐遇二女珮珠而遊解珮以遺交甫舉袂望增城崑崙山有閬風增城皆神仙所居朱霞拂綺樹白雲照金楹五芝多秀色五色芝也本草芝生於五岳各如其方之色言仙境五色芝並秀八桂常冬榮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楚詞麗桂木之冬榮弭節且夷與參差聞鳳笙與平聲夷與猶徜徉也鳳笙王子喬事

命駕隨所卽燭龍導輕驃燭龍駕日之神言仙者驃御所至燭龍爲之引導沙澤振寒草弱水駕冰潮沙澤流沙也西母瑤池有沙澤之阻海中神山有弱水之隔振寒草駕冰潮言命駕可到遠翔馳聲響流雪自飄颻仙境出乎日月之表多寒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邱獵於苹澤日中大寒北風雨雪忽與若人遇融集作若士神仙傳盧敖見若士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長舉入雲霄羅繹徒有睍鷦明已寥寥鷦明似鳳南方神雀楊子鷦明沖天言仙舉者如神禽之運寥廓非世網所可羈絆

奉和南海王殿下詠秋胡妻南海王子罕齊武帝子也

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噫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傍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見列女傳

日月共為照喻夫婦之道松筠俱以貞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佩紛甘自遠佩左紛帨右箴管之屬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結鏡待君明結鏡嫁時裝具妻稱夫曰君且協金蘭好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方愉琴瑟情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佳人猶良人也忽千里幽閨積思生

其二

景落中軒坐悠悠望城闕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光陰非

或異川山屢難越輟泣捬鉛姿搔首亂雲髮詩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其二

傾魄屬徂火傾魄殘月也徂火暑將退也詩六月徂暑夏屬火搖念待方秋涼氣承宇結明熠燿皆流明熠螢也詩熠燿宵行三星亦虛暎三星參也婚姻之候獨處故言虛暎四屋慘多愁四屋猶四壁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

其三

杼柚鬱不諧契闊彌新故詩死生契闊言一歲將周朔風櫚上發寒鳥林間度客遠之衣裘歲晏饒霜露參差興別緒依遲起離慕

其四

願言如可信行邁亦云反睇景不告勞瞻途甯遽遠何以淹歸轍蠶妾事春晩送目亂前華馳心迷舊蹤言秋胡眩惑顏色此心已馳不

省其妻舊時婉孌之容

其五

椒瑱容有結振芳跂路隅黃金徒以賦白珪終不渝婦節堅貞如白珪之不可變明心良自姣安用久踟躕遄車及枌巷流日下西虞日沒之地謂之虞淵枌巷里巷也植枌榆以爲表言歸至里巷日己西墜

其六

披帷惕有忘出門遲所欲遲去聲待也言待其妻之歸彼美後來儀慙顏變欣矚蘭艾隔芳臭涇渭分淸濁蘭香草艾白蒿也楚詞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涇水濁渭水淸詩涇以渭濁薰蕕不可同器涇渭不容混流以諭胡妻不願與胡同居去去夫人子請殉川之曲去去舍去之也朝錯父曰吾去公歸矣夫人子指胡不能奉其親遂自投於水生葬曰殉

其七舊本止六首今據融集添入足之

棲元寺聽講畢遊邸園

齊史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故其寮佐俱往僧寺聽講子良開西邸以招文學邸中有園

道勝業兹遠心閑地能隟桂嶂初裁蘭墀坦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液池水也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逕還音旋謂回旋之徑清煙泛喬石日泊山照紅松暎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別蕭諮議衍

梁書武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初仕齊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隨王名子隆齊武帝子置鎮荆州衍赴鎮時同列以詩送別今觀賓主唱酬皆流連惜別無激昂爲國之志足見江表士夫宴安江沱氣象

任殿中昉 南史任昉字彦升樂安博昌人時爲殿中郎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揆景巫衡阿 景日也言計日至荊州巫山之阿 臨風長楸浦 地名也 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邊鎮有關以防不虞言己無意功名當求賢退後有驛使至關外可訪諸鷗鷺之羣狎鷗見列子

王延

霏雲承永夜皓燭鶩離軒執酒愴誰與舉袖黙何言忍兹君爲別如此歲方暄年深北岫時鳥思南國園 南國指帝都金陵也 江上愁別日階下樹芳蓀

宗記室史

別酒正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惆黙瞻華池 桂苑華池皆游

樂之地以離緒方結對之悵惘輕雲流惠采時雨亂淸漪眇眇追蘭逕悠悠結芳枝眷言終託何心寄方在斯

王中書融 齊書融少而警慧博涉有文才舉秀才累遷中書郎

徘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 謂攜寵愛之姬妾李陵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衿袖三處隔 諮議與諸賢別及姬侍有不隨行者明日成三處 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 齊與元魏爲敵國故荊州爲邊地 勉哉勤歲暮敬矣事容光山川殊未懌杜若空爲芳 言山川悠遠離思方結非遺以香草能悅懌其情楚詞方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注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

蕭諮議衍答

問我去何節光風正悠悠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緩客承別酒鳴琴和好仇 前詩謂將所愛者詩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淸宵一已曙貌爾泛

長洲言天色才曉卽解舟前邁眷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流還音旋旋流回潮也自金陵西上潮至彭浪磯而回

蕭記室琛前夜以醉乖例今晝由醒敬應教琛在八雋八友之數卽夕被酒無詩此篇續寄應教蓋隨王子隆促之使賦

落日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長洲有急瀾言潮至卽解纜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詠此式微歲共賞階前蘭詩式微式微胡不歸又采薇詩曰歸日歸歲亦陽止言當早歸共賞芳時

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舊注沈右率等並和數十八文多不載齊書德元王晏之子也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忠臣不忘其君猶貞婦之思念其良人騷雅比興皆然二詩蓋擬古遺意

遊禽暮知反行人獨未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月暉嚬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巫山采雲合淇上綠條稀宋玉所賦高唐巫山之雲衛詩

送我乎淇之上矣皆合之不以正者待君竟不至秋鴈雙雙飛睹物感時

霜氣下盟津秋風度函谷盟津一曰孟津在河北函谷關在宏農縣一處行人往來之衝也

念君淒已寒當軒卷羅縠纖手廢裁縫曲鬢罷膏沐詩余髮曲局無膏沐誰適爲容

千里不相聞寸心鬱紛蘊平聲況復飛螢夜木葉亂紛紛諭小人乘間以亂政

餞謝文學離夜

齊書謝朓字元暉陳郡夏陽人少好學文章清麗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隨王子隆在荊州好詞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蓋朓自京赴荊州時同朝諸賢以詩餞別也後至吏部郎

沈右率約

南史沈約字休文仕齊爲太子右率遷國子祭酒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左傳楚國漢水以爲池漢書黃河如帶巫山高唐之雲宋玉嘗賦之

魏志文帝生時有雲青色圜如車蓋 瀄汨背吳潮潺湲橫楚瀨 言舟行自吳入楚荊州故楚地也 一望沮漳水甯思江海會 漳水在南郡當陽縣與沮水合流屬荊州境言人遠別不若衆水會于江海 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爲可期也

虞駕部炎

謝宣城集附載餞別詩共七首此詩云虞別駕炎又有和竟陵王望雷居六精舍及詠簾詩皆炎作也

差池鷰始飛羃歷草初輝 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羃歷猶離密覆地也春日照映百草生輝 入帳東顧遊子愴西歸 荊州在金陵之西 清潮已駕渚潺露復沾衣 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

范通直雲

南史范雲字彥龍南郡武陰人有識具善屬文通直蓋倡和時職銜後仕梁官至尚書右僕射

領吏郎

陽臺霧初解雲陽之臺宋玉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夢渚水裁深雲夢澤之洲渚左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遠山隱且見平沙斷還續分絃饒苦音別唱多悽曲爾拂後車塵謂參陪副車之人當蒙振拔脫去塵埃我事東皐襄已當綢繆求闢從事豐畝陶淵明詩種苗在東皐

王中書融

所知共歌笑論語舉爾所知謂共相笑之人也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黃鳥綿蠻詩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言行役之勞思若黃鳥之得所止分渚薆音愛薆藹草盛也青莎翻情結遠旆灑淚與行波春江夜明月還望情如何

蕭記室琛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荊吳眇何際烟波千里通春霄方解

蘧弱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荊州在金陵西北望南飛鴻俟音書之至

劉中書繪

齊書繪字士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繪爲後進領袖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悠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潭無與鏡秋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欲寄音書

謝文學答

朓長五言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爲客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樹始芬蒀芳洲轉如積望望荊臺下歸夢相思夕荊臺楚人遊觀之所家語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棋諫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王中書融

齊書何點字子晳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齊高帝受禪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永明元年徵中書郎終不屈

踈酌候冬序閑琴改秋律如何將暮天復值西歸日搖落迎軒牖陶淵明歸去來辭僮僕歡迎飛鳴亂繩華飛鳴猿鶴之屬繩華謂以繩爲樞編竹爲門也煙灌共深陰灌字亦作慣木叢生也風篁兩蕭瑟虛堂無笑語懷君首如疾詩甘心首疾早輕北山賦周彥倫隱於鍾山後應詔出爲海鹽縣令欲過北山孔稚圭假山靈之意作北山移文點早年已輕之晩愛東臯逸晩景以農事自適阮籍奏記云將耕東臯之陽上德可潤身老子上德不德禮記德潤身下澤有徐轡叶韻入聲必後漢書馬少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注下澤之車短轂

別王丞僧孺

南史王僧孺東海剡人也仕齊爲晉安郡丞遷尚書王丞兼御史中丞工於詩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花樹雜爲錦月池皎如練如何當此時别離言與面面一本作讌留雜已鬱紆留雜別時相遺送物也詩雜佩以贈之行舟亦遥衍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學古貽王中書　范通直雲

學古猶擬古也雲字彦龍武興人仕齊爲通直郎按文選已牧此篇諸家注甚詳緝者欲收王融報章故并錄此篇以見贈答往來之意

攝官青瑣闥省中門畫爲青瑣文故謂之青瑣闥雲爲通直郎得出入省闥故云攝官攝謙辭言非正也遥望鳳凰池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諸人何賀我邪融時爲中書監誰言相去遠脈脈阻光儀相去雖邇相見實疎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齊書王融琅琊臨沂人岱山泰岳也屬琅琊郡境山川孕秀故産俊傑獨翮凌北海飜飛出南皮舊注皆云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言融之俊材軼氣超邁徐吳二子之上遭逢聖明

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氏詩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以喻賢者不苟就也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位高祿厚尚復何求當知止足豈如鷦鷯者一粒有餘貲舊注謂雲以鷦鷯自況愚按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張華賦中其意曰每食不過數粒蓋喻隱逸知足之士也雲與融同列恐不得以此自況

雜體報范通直　王中書融

齊書王融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融自恃門第三世相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嘆曰鄧禹笑人彥龍貽詩蓋示規儆融嗜進欲速當齊武帝疾篤謀立竟陵王子良不克於獄中賜死

和璧荊山下隨珠漢水濱史記趙王得和氏璧秦願以十五城易之璧蓋卞和得於荊山之下者搜神記隨侯見大蛇傷救而治之蛇銜珠以報徑寸而夜光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希世之珍以喻間生賢才荊山漢水皆楚地無夐自昔代有美今爲鄰二子以賢俊自負且其生同時古語云千里一賢猶爲比鄰三楚多秀士江上復才人史記注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南郡屬荆州居江之上游指彥龍所生地緯綃非善賈聖德可名臣左思吳都賦泉室潛藏而卷綃張華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言才智之士積德累譽如織綃然由尺寸以成端疋亦非善賈待時者論語求善賈而沽諸惟遇聖德之君則人臣可名於世追飛且學步謙詞以答獨翮飜飛之句共子奉清塵宮殿深埽故曰清塵紫庭風日好青槐枝葉新帝王之居象北極紫微宮故曰紫庭面槐三槐三公位焉徘徊吹樓側麗譙樓也欲見心所親指彥龍崗君蘭蕙草何用以書紳崗未詳音義融集作徵徵證也蘭蕙香草以喻貽贈之辭身當佩服不待書紳

沈右率座賦三物爲詠

幔帷幕之類拾遺記周穆王有鸞章錦幔　謝文學朓

幸得與君朓集作珠綴羃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釭當夜明

琵琶釋名琵琶本起胡中馬上所鼓　王中書融

抱月如可明（琵琶之形似月）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悽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枚乘七發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詩言桐生龍門不若裁爲樂器得親佳人）

篪（隋書音樂志篪長尺四十八孔蘇成公所作也）　沈右軍約

江南簫管地妙響發孫枝（丹陽記江寧南有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俗呼爲鼓吹山詩言江南之地產竹多良可爲樂器孫枝又其特異者也周禮孫竹之管鄭元注孫竹竹枝根之末生也）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漢劉虞公善歌聲動梁塵楚莊有鳴琴曰繞梁言其聲之嘹喨也篪音亦宜然）曲中有深意丹心君詎知

奉和月下　王融

雕雲度綺錢（雕雲猶彩雲綺錢璧帶也西都賦金釭銜璧是爲列錢注謂璧中之橫帶也行列綺錢）香風入珠網（網絡也漢書武帝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獨知此夜月依遲慕神賞

此詩當是和八直密禁省中所作

奉和秋夜長

秋夜長夜長樂未央言夜如何其夜未央舞袖拂花燭歌聲繞鳳梁列子韓娥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四色詠

此體盛於齊梁間范雲有擬古四色詩云丹如栢公廟青如夕郎門黑如角巖嘯白如來山猨徒取其色意義頗短與此詩相類又有分爲四首四句詠色者

赤如城霞起孫綽遊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李善注引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青如松霧徹東方木於色爲青玉策記云千歲松栢望如偃蓋其中有物如青羊青牛黑如幽都雲堯典朔方曰幽都北方色爲黑淮南子西北方曰幽都之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白如瑤池雪穆天子傳天子與西王母宴于瑤池遊黃臺之邱北風雨雪

奉和纖纖

古兩頭纖纖詩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腷腷膊膊雞如鳴磊磊落落河曙星

兩頭纖纖綺上紋半白半黑鸂翔羣孔叢子鳥白頂而羣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

腷腷膊膊鳥迷驃磊磊落落玉石分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奉和代徐 二首

魏徐幹室思詩曰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知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孝武擬室思詩曰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詩人以夫婦比君臣梁齊間多效其體二詩當云擬徐

自君之出矣芳藇絕瑤巵藇音敘廣韻酌美酒也本亦作藇詩釃酒有藇思君如形影寢興未曾離

自君之出矣金爐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莊子膏火自煎也

詠梧桐

鸞鳳影層枝鳳非梧桐不棲輕虹鏡展綠雨過日出虹影映照二字形容物之生意豈數龍門幽直慕瑤池曲龍門之山梧桐所生瑤池之曲琴瑟所奏數壞也都故反言不慕榮貴所賦本然之性與前琵琶詩意相反蓋隨物賦詠也

詠池上梨花　王中書舊本不載王中書詩今添入

翻堦沒細草集水間疎萍芳春照流雪深夕映繁星

和　劉中書

露庭晩翻積風閨夜入多縈藂似亂蝶拂燭狀聯蛾

阻雪連句遥贈和

融集載同詠七人各賦絶句音韻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來酬答題以聯句蓋宋齊間體也至唐則有人詠一韻兩句周而復始合成長篇者舊本止載江革王融二首姓名又差今添入倡首謝朓殿

後沈約二絶足成聯句一篇外有王蘭謝昱謝緩三首詞意不相殊絶弗載

謝朓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逵密如繡何異遠別離本相密邇以阻雪疎闊

江革南史革字休映齊陽考城人竟陵王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歷官入府長史後為二千石

風庭舞流霰氷池結文澌霰東雨也詩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澌薄氷也初結遇風則成文飲春雖以煥欽賢紛若馳以孫宏文欽賢館

王融

珠霙條間響玉霤閣下垂霙音英雪霰也玉霤簷間氷柱也閣簷同杯酒不相接寸心且共知陶淵明詩未言心相解不在接杯酒

沈約

初昕逸翮舉日昃駑馬疲幽山有桂樹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歲暮空參差

木蘭詩

舊注云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聞續附入也

眉山蘇氏曰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蓋後人擬作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按此詩直述無含蓄意又在悲憤二詩之下然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若木蘭者亦壯而廉矣使載之列女傳緹縈曹娥將遜之蔡琰當低頭愧汗不敢與比肩矣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促織何喞喞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維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

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耶以遮切今作爺俗呼父爲爺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一作賜物百千強可汗唐時蕃夷稱天子爲天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樂府作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牕

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撲握一作搠雌兎眼彌離矍一作兩兎傍地走安一作焉能辨我是雄雌作詩者以兎爲戲詩誰知烏之雌雄

古文苑卷九

古文苑卷十

漢高祖手敕太子

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此編或居詔策之一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帝不事詩書及陸賈奏新語未嘗不稱善正與此敕同意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史遷曰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此云非爲不惜天下皆以私意窺堯舜也大哉聖人之言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故五帝官天下四皓事見張良傳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

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漢世人主不以字學爲重此敕蓋言不可不習耳晉宋而下至於唐人主以字畫相誇至與人臣較工拙卑陋甚矣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以此命太子諸王有古者尊敬師傅之遺意如晉成帝拜王導并其妻則尊卑之分舛矣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趙王如意母戚夫人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鴆毒人彘之禍高祖蓋逆慮其至此孝惠懦弱以萬乘之主不能庇其弟亦可悲矣

晉明帝啓元帝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大興元年立爲皇太子仁孝喜文辭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表酓云春正月

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爾得啓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云沐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倉云去垢甚佳身不極勞也

遺公孫賢良書　鄒長倩

公孫宏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漢書宏菑川辥人也武帝初即位宏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宏今漢書所載制誥及宏對策皆元光五年事是時宏己七十餘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幽顯謂人之窮達也道之所存不以窮達論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

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䍁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䍁此言最精切士君子宜佩行之蜀先主誡其子亦曰勿以善小而弗爲惡小而爲之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土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太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猗嗟盛歟國論推上賢良古人以爲重事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次卿宏字漢書不載時儒者轅固亦謂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　董仲舒

漢書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時仲舒廢爲中大夫居家此書當在宏爲御史大夫時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俱稱三公其後仲舒以廉直爲宏所嫉出爲膠西相壽以病免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又作拜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言居官無政治聲名應朝廷選擢之法大字上或脫一字數蒙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高祖收攬英豪下求賢詔皆相國佐之爲一代宗臣

故仲舒首推之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周公一飯三吐餔一沐三握髮以下白屋之士卽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卽君侯大立則道德宏通一作裕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編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仲舒與宏俱治春秋爲宏所疾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皆春秋傳緯之辭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一作序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一作心者謂之人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

並起發亡不止（發謂調發以禦盜亡謂流亡以就食）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按春秋之法條爲署置羣吏之術隨此書奉上以求施行其文今不存）再拜君侯足下

答劉歆書　揚雄

洪內翰邁曰世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

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梧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按文至字合作任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劉歆書云昨受詔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論語堯舜其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歆書云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逌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按書逌人以木鐸徇于路註逌人宣令之官

輶當讀爲逌古字通用在由反主書籍者曰藏室史老聃嘗爲之藏去聲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文選李周翰注漢書云子雲嘗作縣竹頌成帝時直宿楊莊誦此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楊子雲帝即召見縣竹蜀之壯縣頌即銘也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歆父向也歆書多稱先君故此答之向嘗爲護左都水使者前所爲文向既常見歆宜習知之雄爲郎之歲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年七十一卒於天鳳五年計爲郎之歲當在成帝元延年

間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見就有詔可不奪奉可見免直事之役仍給郎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祕書之所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繡補疑是裀褥之類加繡其上靈節靈壽杖也漢書靈壽杖注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龍骨水車也禁苑池沼中或用以引水銘詩今亡不可復考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四方所舉孝服與上計者偕及諸郡兵士來詣京師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計雄是時年近七十葛洪西京雜記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絶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會集所未聞使疑者得所安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

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謂祖以上）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元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王充論衡楊子雲作太元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坻音墀場音傷皆糞也方言梁宋之間蚍蜉犂鼠之場謂之坻）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般蒲官切樂也）伯松與雄獨何德慧（漢人用慧字多與惠通）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歆書云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儒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歆書云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

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歆書云頗頗與其最日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言當長以所規爲監得緝成其書以死爲輕）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遺令書四首　酈炎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靈帝年號乃裂裳書
白嚴考之神坐易家人有嚴君焉故稱父曰嚴考炎荷天之罪以致于死名
殁身斃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
面目少見靈魂哉有知謂精爽知生能察其情無知謂幽冥之間與生者異涂不能察其死之困其
自卽安其自愛臣去矣古者父子之間亦稱臣亂矣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
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
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炎病不省母己死念之若此可謂至孝根於性矣聖人達
於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
孫裸葬班固以爲賢於秦始皇見本傳贊謂始皇起驪山墳窮極奢侈設機械葬不數年
爲人所發振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將厚自奉
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

復蓋之以石

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石槨速朽（季桓子石槨孔子曰死欲速朽事見禮記）纍其罪哉堅固不加（不得罪於衆則具棺鑿也爲堅固）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當是指其妻也華佗傳甘陵相夫人胎死腹中嘗從佗治炎妻新乳而死故云）白興讓（當是兄之字按文闕兄字）考喪早葬元讓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姨以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哉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甯咨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兄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

未滿兩旬汝無自以爲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氷隘巷矣詩生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極矣左傳令尹子文生棄諸夢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穀奴口反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纘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强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强懼汝之愚可不勗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敕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廼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臣久業我十七而作鄽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

七平矣（鄜篇州書皆字學之書七平蓋做枚乘七發體）其賦誦誄自少爲之苟吾戒汝兌從（兌必也）祭爲甘苟示試（恐是誠字）汝克違梁奠爲苦（以稻梁祭則有庶羞右字只作梁司馬遷傳糲粱之食後人添從米）汝無逸于邱無湎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椽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四人舉辟炎者）今我溺于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身死不能報期其子報之）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盧府君吾父事之（人二）（炎之所尊事本傳云盧植爲之誄讚豈府君邪）張公袁張子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四人炎與之友）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

表親之賢若不足於財産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于此

爲劉表與袁尚書　王粲

按史袁紹字本初漢末領冀青幽并四州建安五年曹公操大破紹兵於官渡七年紹憂憤發病死初紹妻劉氏愛幼子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乃出長子譚爲青州都督沮授諫紹必爲禍紹不聽及是審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舉兵相攻是時劉表據荊州王粲依之因爲修書譚尚勸其復好息兵與譚書漢書載之詳畧少異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養古者天子六軍此僭稱斯讀作厮養去聲奴僕輩也罄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虎狼指沮兵爭强者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郭圖辛毗二人與譚爲黨皆以字稱之通內外之言造交遘之隙

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愕然爲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到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責弟顯雍及審別駕書劉堅田買皆所遣至使人賢兄指譚也魏志譚顯思熙字　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顯雍豈買之字漢書熙字顯雍乃尚兄也審配爲冀州別駕有書貽表粲　爲修書答之不見答陳敘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左傳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詩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其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史記黃帝名軒轅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三監挾武庚以叛周公伐之遂伐奄皆所以翦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强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也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

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眞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雌雄之勢唯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爲隸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若使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情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宏大綽有餘裕青州指譚仁君指尙當以大包小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數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記注史官也理之曲直付之史筆蓋言天下自有公論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

有存有亡嚮然景附夫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繆克已復禮以從所𩦲則弱者自以爲强危者自以爲寧誠欲戮力長驅共奬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今能克去私忿以同尊漢朝爲心紹雖云亡猶其生存之志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初紹與曹公言吾東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將有詣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大公猶言尊公指其父紹夫人指其母劉氏弱小謂其家之幼稚汙池言人將絶滅其宗邱墓壞爲池沼左傳吳其爲沼乎）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戰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田父見而兩獲

之以諭好賊必自斃臣

昔齊公孫竈卒子雅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注以其不臣故曰二惠競爽猶可杜預注子雅子尾皆惠公之孫競强也爽明也又弱一个姜氏危哉左傳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期不免殆哉姜氏弱矣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三子皆齊公族姜齊姓也言兄弟同德則齊猶庶幾以諭譚尚協心則袁族可保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左將軍劉元德北海太守孫公佑時在荊州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重遣書與譚尚兄弟併勸勉之以義泰謂和睦如初否謂終於乖戾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不三四年袁氏竟爲曹操所滅劉表卒亦以廢嫡立庶亡禍同一轍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魏志楊脩太尉彪子也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菑侯植以才健愛幸數與脩書植後以驕侈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洪內翰邁隨筆云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楊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亦幸矣嗚呼危哉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所謂以罪誅之）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設詞以恐讋之）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枝一枝（桃枝竹爲杖）官絹五

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說文幰車幔也以青七種香木爲車㹀牛二頭軿所駕者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以金飾鞍鷹以狨坐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夫人袁氏也故袁答下書錯綵羅穀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云明公所賜已多厚贈欲以慰其心

楊太尉答曹公書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鹵謬見采録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寛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慰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

誰能不爾本傳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深惟其失用以自釋遜辭以避禍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魏志卞氏琅邪開陽人本倡家曹公納之於譙後丁夫人廢遂爲繼室生子丕彰植丕受漢禪尊爲皇太后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操時爲魏公故內外俱稱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言不能救止之自稱卞姓尊於稱某氏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

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製字錦從金帛言其貴於綾羅價與金等故以斤論不較端疋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

夫人袁術姊妹也術字公路漢末僭號本傳操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彪袁氏稱袁氏加夫名於上𢟪謙以自卑頓首頓首路跂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甯四海翹仰莫不感載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一分應至此怜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脩子囂知名晉世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

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史記律書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惟芳菊紛然獨菲菲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屈原名平離騷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飲木蘭之墜露兮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姓籛名鏗歷夏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術

古文苑卷十一

對

董仲舒郊祀對　雨雹對

鄺炎對事

狀

樊毅乞復華山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筭狀

郊祀對　董仲舒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

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此說爲長

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禮記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氏注不敢以卑廢尊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王制鄭氏注握謂長不出膚

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公羊子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注白牡殷牲也騂犅赤脊周牲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官名也養之三月而牲成

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秩之食莫如令食音飼其母便秩謂日食粟料肴品以養牲之芻秩飼其母

臣湯謹問仲舒

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繦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周禮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

宗廟剛與綱同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廷尉漢九卿也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豈史有闕文邪鮑敞以私問焉將以窮造化之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豈漢儒拘拘災異者之比邪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

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五行志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杕杜詩日月陽止鄭氏箋曰十月爲陽）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

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雹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

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月令孟夏靡草死麥秋至注靡草薺亭歷之屬薺麥蓋二物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

火至陽而有涼焰天一生水本屬陽以其至寒故爲極陰如北山陽可焞狐兔所謂溫泉也地二生火本屬陰以其極熱故爲至陽如南方有火林草木鳥獸皆生長其中所謂涼焰也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

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徹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對事

鄺炎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爲君謁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日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子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爲未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客問鄺炎曰吳王昜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爲義

不煞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亡釁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史記諸樊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名己細矣春秋之趍豈謂介乎炎曰夫四王（壽夢至夷昧）之輕命致國乎季子（公羊曰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絜己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絶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史記王僚使季札於晉公子光告專諸曰我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按史記光卽諸樊子後立爲王號闔廬謁諸樊名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

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衞輒拒父猶謂之可公羊曰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之義可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論語夫子不爲衞君公羊之說非也況以國治簒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也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公羊子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宋人執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按突宋甥也宋人脅仲而立之公羊以仲爲能行權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

位爲時之急也〔夷平也言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救之周公之攝蓋時之所當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句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邪〔越絕書曰勾踐伐吳霸關東徙瑯邪起觀臺以望東海漢地理志瑯邪縣越王勾踐嘗治此〕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衞執玉之君哉〔國語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衞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炎言季子之才遠過勾踐若令當國不惟吳免滅亡之禍討其成功必在越上〕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見論語〕權反經而善〔公羊語〕聖之達節者也〔左傳云聖達節其次守節〕季子守節之士〔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果立乎對曰季子守節雖有國不立〕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

爲九其數卅六陰靜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易揲蓍法三揲之餘得九是爲老陽其策卅六得八是爲少陰其策卅二震下一爻得九而變故云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云靜三爻之策數合而爲百故言百里問者稱善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宏以太守上祠西岳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狀掾屬書佐皆尚書屬官條準謀其八名也並主通郡國書狀者樊毅字仲德漢元舅射陽侯樊丹之後有修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光和二年漢靈帝年歲在己丑冬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宏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狀書郡國書狀先上尚書以達于上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嘗不修大

室春秋宗譏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穀梁子曰譏不修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太室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陽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滋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詔書齋祀雪未消釋時日清和神親民喜親作歡誠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覆育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喜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讜書言華陽令先讜書言此毅係上縣當孔道加奉尊岳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常充肥用穀槀三十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役謂以遠近差次一縣賦役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粗田口業復者蠲除其賦役以優之也方六反口業即口算令民計口出錢歲而二十爲一算始於漢初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降中興之祚臣輒聽

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古文苑卷十一

古文苑卷十二

頌

董仲舒山川頌　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黄香天子冠頌　傅咸皇太子釋奠頌

王粲太廟頌

述

邯鄲淳魏受命述

山川頌

春秋繁露有此篇與韓詩外傳解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文意頗相類

董仲舒

山則巃嵸𡾋摧嵬嶉㠑巍巃力空反嵸卽空反𡾋力罪反摧作罪反嶉卽崔字音摧嵬五回反

嵬才賄反巍嵬字同聲並高峻崇積貌司馬相如傳巃嵸崔巍嶊崣崛崎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殘中庸曰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殘恐當作戔委積貌易束帛戔戔叶千則前一切繁諸作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濡濡書涉反浮濡桴筏之類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漢書五行志國朱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論語仁者樂山又譬如爲山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則源泉混混浤浤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

知者鄭防止之能淨淨繁露作淸淨既似知命者不淸而入潔淸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班固

漢和帝永元元年拜竇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六月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命中護軍班固作銘固又爲之頌銘載於本傳

車騎將軍應一作膺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揲佐歷謂佐世之臣名應歷數揲初責反扶揲也言國之所倚如扶揲之有衣翼肱聖上作主光

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一作域勒邊御之永設奮轒一作輔櫓之遠徑轒當作轒秋云反轒轒城上守禦望樓可藏兵器矢石自上而發所以望遠故云遠任閱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荒服指匈奴庭直也書四征弗庭注征討諸侯之不直者乃總三選謂此軍伍校緣邊騎及羌胡兵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按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彙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憲是行官屬依司空又將諸郡一千石子弟從征軍司馬則吳氾梁諷任尚趙博校尉則耿夔等及鄧疊郭璜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民儀謂才猷可為民之儀表者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胄蜺衝一作衡鹿超黃磧九原高闕皆師徒經由之地燕然銘曰陵高闕丁鷄鹿經磧鹵絕大漠鷄鹿塞高闕山也輕選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迹探梗莽捄嶰阨斷注禹分尸逐

電激私渠温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左右温禺鞮王皆單于子弟爲之異姓則有左右尸逐骨都侯或斷或分郎所謂斬名王以下私渠匈奴中海名本傳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星流霰落名王一子一作贊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胄積象一作豕如邱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禽馘之倡九谷謠謲響聒東夷埃塵戎域憲所征北單于耳讙聲諠東夷埃氛至西域言兵威所及者廣四夷皆震慴也謲千紺反相怒使也一作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戰勝攻取軍士猶未肯止訊奏辭也捷奏凱也詩執訊獲醜又一月三捷累算言算無遺策也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宏濃恩降温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襗行無偏勤止無兼役上將指竇憲凱易樂易也言以恩意撫士卒凡衣食之珍細不敢私許已必與其下分甘絶少勞佚均之襗音亦衣襦也恠蒙識而愎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

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獦嶕嶢一作溟性必迷切誤也言憲有以激厲軍士之心故昏愚者開睛狠戾者順從攜貳者革心怯懦者自奮兵威所向無前遂踰涿邪祈連等山須集單于之庭竟蹈而就之言其不勞餘力也以嶕嶢為彊而田獵其中嶕嶢音嶕嶢轔幽山趨凶河臨安侯趨起遏反幽山即陰山車轔轢而過凶河水超而越之安侯地名北單于所居軼焉居與虞衍顧衞霍之遺迹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餘人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又出隴西北地過居延攻祈連山殺獲甚衆匈奴遁走驃騎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眦伊秩之所邈伊秩訾王勸呼韓邪單于以屬於漢是以匈奴為小而藐之也眦猶睹音嵌師橫騖而庶御士紀律明也怫惘以爭先人心齊也怫惘音沸冑不安貌回萬里而風騰劉一作劉殘寇於沂垠劉殺也詩勝殷遏劉劋與劉同子小反絕也沂垠邊際也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昭仁炘音欣猶薰也鴻校諸軍列校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音伸清乾鈞之攸目拓畿略之所順乾鈞

猶乾造鐖略猶封略櫜弓鏃而戢戈囘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禮禪一作廣鞬以宏曠封謂登山封識其所燕然山在匈奴漢將軍封之所以降其高祀其山川之神如霍去病之禮姑衍以宏曠代之典廣鞬未詳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靈陶石也皇天帝也祇后土也言皆天地之祐貺漢欽奉之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瀼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興坎軻者泰幽閉者嘉凝陰轉爲飛雪優渥之澤庶其霈而爲雨濺潤槎枿勃然而興瀼音攘拨文恐脫誤嘉卉始農上膏含養四行分仕嘉卉良苗也誅鋤凶惡扶佑善良如豐殖嘉穀以全造化之功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克廣德心魯頌克廣德心桓桓于征光光神武宏昭德音超兮首天潛眇兮與神參詩武夫僙僙音光武勇貌易神武而不殺天潛神參言其妙於無形不可窺測

天子冠頌　黃香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列侯宗室在京師奉朝請者黃

金賜民爵及粟帛有差大酺五日帝時年十三

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元冠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大皡月令正月其帝大皡厥時叶於百神旣臻廟而成禮後漢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博物志漢孝昭冠辭有日推遠童稚之幼志宏積文武之就德肅懃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蔟之蕤鐘月令正月律中太蔟作蕃屏而鼎轉旣夷爵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詩我姑酌彼金罍獻萬年之玉觴前漢兒寬傳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皇太子釋奠頌

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舉孝廉拜太子先馬

晉書惠帝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于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於顏回愍懷惠帝太子名遹竟謂講一經徹中庶子東宮官也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用之夫豈發蒙蒸進也言太子務學進進於善易蒙卦初六發蒙童幼之人當啓發於初今聰睿之德得於天性不待啓發之功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禮以上丁釋奠于先師今卜而用之近于中旬乃修嘉薦于國之雍嘉薦謂牲醴葅醢之屬雍太學天子曰辟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先師夫子也以顏子配享易蒙以養正聖功也闕里夫子闡教之地所以成德達材故心慕之光光興服穆穆容止祗奉聖靈躬承明祀太子儀禮之盛在於敬享先師濟濟儒生侁侁冑子淸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宏自今以始儒生學之諸生冑子公卿之子助祭禮成不以均宴爲喜以宏大吾道爲樂

太廟頌　王粲

粲集作顯廟魏公曹操之祖廟也是時未敢僭稱太廟故止曰顯廟此編曰以太廟後人改之耳魏志建安十八年漢天子以十郡封操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並建廟之始今粲作頌以獻

尋以粲
爲侍中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皇大也詩周頌時邁其邦書皐陶邁種德德邁遠也肇啓洪源貽燕我則祖宗積德始開慶源以遺後人之法則貽遺也燕安也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休嘉也聿述也與適同言嘉後人之有成由能述祖先之道詩適觀厥成丕顯丕欽允時祖考周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不欽言後人大敬承之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虞書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建崇牙設璧羽崇牙懸樂器之筍簴璧羽所執以舞也詩崇牙樹羽禮記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六佾奏凡人爲佾六八四十八人舞也春秋初獻六羽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衎樂也念武功收純祜念不忘也收受也不定天下不忘武功宜受厚福於穆清廟周頌清廟祀文王也注於嘆詞穆美也翼翼休徵翼翼敬也敬以奉凡斯召嘉祥祁祁髦士厥德允升祁祁衆也髦士相祀之臣周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懷想成位咸奔

在宮在宮在廟也周頌駿奔走在廟無思不若允觀厥崇四方無有弗順則功業信崇

魏受命述　　邯鄲淳三國魏人一名竺字子叔

漢建安二十二年王操以子丕爲太子黃初元年王薨太子即王位左中郎將李伏大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甚衆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爲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書之簡冊金石以聲之播之樂章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眞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

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藉草也薦席之屬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元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言述不敢當作者之名曹丕父子以智力篡漢論者莫不惡之然有盛德事焉獻帝降封山陽奉漢正朔用天子禮明帝青龍二年以天年終傳國九十餘年五世至晉五胡之亂國除由後世論之此豈非盛德事邪

伊上天闓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書受終于文祖謂受禪也殷周革命易湯武革命謂征伐而代王也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漢火德火生土故魏自以爲土德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言曹操統帥義師翼戴漢宗不失臣禮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戢翼而弗發將俟

聖嗣是遂是達言操功烈茂盛可取天下而不取所以俟後嗣操嘗自謂吾爲周文王矣聖嗣承統爰宣重光操薨丕嗣位爲魏王陳錫裕下民悅無疆詩陳錫哉周易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三神宣釐四靈順方三神天神地示人鬼並昭其福四靈龜龍麟鳳各隨方而至元龜介王應龍粹黃黃初元年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又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又黃龍見譙應龍有翼而飛應平聲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跱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既受命後柴燎告天書肆類于上帝珪璋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蒞魏魏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日月光精氣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言告類之時天地昭格君臣和悅也屢省萬幾謀訪老

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言勤政也）務在諧萬國敘彝倫而折不若（不若謂不順命者指吳蜀也）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偃伯（伯與霸同）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亙斯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禮記因名山升中於天注升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時三國鼎峙言當混一天下偃兵錯刑而後登封泰山勒功告成斯蓋秦漢之侈心魏文烏能及此哉）

古文苑卷十二

古文苑卷十三

贊

銘

李尤孟津銘　洛銘

井銘　小車銘

漏刻銘　蔡邕警枕銘

樽銘　王粲無射鍾銘

刀銘

正考父贊　王粲

正考父孔子七世祖也出宋襄公佐戴武宣三君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事見左傳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閻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于口傴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言恭儉惟德慶流後人實生仲尼

尼父贊　張超

道書洞天集云留侯張良作

史記叔梁紇與顏氏禱于尼邱山得孔子故因名某字仲尼

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中庸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明參日月子貢曰仲尼日月也

焦君贊　蔡邕

鎮江焦山寺有焦徵君贊碑脩了元跋云丹陽舊圖經言焦山以焦光所隱故以爲名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庵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居于海島之上三召不起飛陞洞中今錄蔡邕贊以附于石元祐四年己巳正月十三日　按伯喈遇害於漢末魏志載焦光青龍間事兼不及徵召之說未知孰是

猗歟焦君常此元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注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可以樂道忘飢魏志云光或數日不食鶴

鳴九皐音亮帝側 詩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毛氏注言身隱而名著也 迺徵迺用將受袞職 袞衣之職謂三公也 昊天不弔賢人遺慝 詩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弔愍也言天不愍下民而奪之賢人也 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或 再呼天以詰其故非天詔之此豈適然乎反覆推究以見痛念之深焦山石刻作不照斯惑 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言善人云亡士夫失其師式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班固

高祖微時試吏爲泗上亭長及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後人欲顯揚帝績所基故爲之碑銘後漢郡國志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爲文見固集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 漢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漢火德故稱赤龍 承魁 魁一作魁又作累 流裔襲唐末風 陶唐氏之後曰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故在夏爲御龍氏魁合作累本紀贊曰漢帝

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氏孝經鈎命訣曰佳己感龍生帝魁黃帝子孫也**寸天尺土無竢斯亭**言漢之興自天降符上承堯運無竢泗上亭長也**建號軍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高祖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金精謂白帝子二世元年沛父老子弟迎高祖立爲沛公旗幟尚赤以應赤帝之讖宣開也**涉關陵郊**一本作陵霸**係獲秦王**沛公西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枳道旁**應**作爲**門造勢斗璧納忠**沛公與項羽會鴻門從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獻璧又獻玉斗范增**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劉擒三秦**漢元年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韓信勸帝決策東向遂還定三秦謂羽三分關中立秦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至此皆就擒劉音擬擊也又拾也**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四年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時也不如因其饑而取之五年漢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盡得楚地與數白騎走**誅項討羽諸夏以康**灌嬰追斬羽東城天下遂定誅項謂項羽項冠項它等皆

羽之將

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襃賢列士封功陳平張良爲謀主蕭何周勃輔翼其終此漢所以定天下也六年定封功臣中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一作長言帝室隆盛則諸侯獲承休德保有封爵敘將十八贊述股肱固自敘作銘之意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國謂漢家謂功臣之後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言功臣列土受封如木之有根後嗣承襲支葉當益茂案孟堅作碑銘時功臣子孫猶有存者如平陽侯十一世孫侯曠紹封是也於皇舊亭苗嗣是承言漢有天下始於亭長後嗣不可忘其本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漢書功臣表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后時陳平所差次顏師古遂以第一至十八爲十八侯位次未審何所據張陳功並蕭曹不應不在十八侯之列當以此本爲是

躭躭相國宏策不追躭躭威重貌易虎視眈眈並丁含反不追言後人莫能及也御國維

綱秉統樞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文昌四友漢有蕭何文王名昌言周之所由昌盛也以太公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事見孔叢子及陶靖節集四百八目又張華博物志文王四友南宮适散宜生閎天太顛銘謂漢有蕭何猶文王之有四友序功第一本傳漢五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奏位次何第一謚文終受封于酇酇屬南陽郡音酇沛郡又有酇縣才何反酇古注高紀云泗水亭碑以蕭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

右酇侯蕭何第一

虓虓武勇貌音光詩武夫虓虓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沛公謝項羽戲下亞父謀欲殺之噲聞事急持盾直撞入立帳下誚羽沛公走歸霸上軍漢興破楚矯矯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賜爵列侯食舞陽遷爲左丞相

右將軍舞陽侯樊噲第二舞陽屬潁川郡舞水出南謚武

赫赫光明貌將軍受兵黃石良得一編書於黃石老父覩之迺太公兵法以說高祖常用其策

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封功臣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迺封良為留侯命惠贍仰安全正朔高帝欲易太子良令卑辭厚禮招四皓以自輔上於是不易太子又手敕太子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年倍於汝者皆拜惠帝承統漢業以安國師是封光榮舊宅舊宅謂留良嘗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右將軍留侯張良第三諡文成

懿懿太尉惇厚樸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懿懿醇美貌高帝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諸呂欲為亂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軍皆左袒為劉勃遂將北軍誅諸呂迎立代王歷位卿相土國兼并以大尉為右丞相食邑萬石見危致命社稷以甯謂諸呂欲危劉氏勃能致命竭節立文帝社稷復安

右太尉絳侯周勃第四絳縣屬河東郡諡武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蹇蹇忠節貌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參用兵處事當危險之際鎭以安靜卒能正救傾敗言其有宰相之量**興代之際濟主立名**謂孝惠嗣立參爲相國能遵守法度致主於寡過垂名於後世**身履國土秉御乾楨**謂封侯胙土後爲相國秉統國均楨幹也詩維周之楨

右將軍平陽侯曹參第五平陽屬河東郡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定功行封以蕭何爲第一參次之功臣表次亦居二此居第五未詳論謚

洋洋丞相洋洋得意貌惠帝六年爲左丞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爲漢謀主**

六奇解厄揚名于後本傳平凡六出奇計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贊陳平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解厄謂以祕計說閼氏脫高祖於白登之圍

右丞相戶牖侯陳平第六平武陽縣戶牖鄉人也因以封之後更封曲逆侯五千戶論獻

堂堂矜大貌**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敖張耳之子嗣立爲趙王貫高等謀爲逆敖囓指出血不肯背漢**功成德立襲封南宮**謂敖子偃襲父侯爵而封南宮**垂**

號萬春一作朞永保無疆謂甲以帶礪之盟後言萬世同

右南宮侯張敖第七按敖嗣立爲趙王以貫高事降封宣平侯謚武孝文即位封敖子偃爲南宮侯

衍衍寬裕貌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恥愧景劾剄自獻酈食其說齊罷歷下軍爲韓信所襲齊以酈生賣己而烹之商祖後敖田横罪而召之横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復使使持節諭意横曰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獨不媿於心乎遂自頸令奉其頭馳奏之銘言商之賢名聞諸侯有以致横深愧仰之金紫褒表列侯金章紫綬萬世不刊刊叶韻去聲

右衛尉曲陽侯酈商第八曲陽屬東海郡傳作曲周謚景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煌煌明盛貌嬰初從高帝起至文帝朝繼絳侯勃爲丞相威震呂氏諸呂欲爲亂以嬰爲大將軍往擊齊嬰屯兵滎陽風齊王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王

以誅呂氏事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

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右將軍潁陽侯灌嬰第九 本傳食潁陰五千戶文帝時益封三千戶謚懿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 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銘引之言嬰佐高祖擊秦軍破項羽天下已定又從擊陳豨英布威武如鷹之揚

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及要荒 代王之來嬰以太僕入淸宮以天子法駕迎立文帝復爲太僕卒輔文帝乂安中國鎮撫四夷

聲騁海內苗嗣紀功

右將軍汝陰侯夏侯嬰第十 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屬汝南郡謚文

休休 樂易貌書其心休休焉

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靈金

曜楚火流烏飛 寬從高帝至灞上定三秦又從擊項羽靈金高祖斬白蛇劒也所藏之庫名曰靈金內府見三輔黃圖曜楚謂仗劒麾項以平天下也武王伐紂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借用以彰赤帝之典

將命仗節功績永垂 寬爲齊相國備齊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從爲代相國將屯師古曰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

寬爲相國兼將此屯兵䔩於代丞相

右將軍陽陵侯傅寬第十一二千六百戶謚景

斤斤爾雅明明斤斤察也音靳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謂歙以中涓從起宛朐凡從高帝征伐十二別破軍十四所所至有功也事具本傳折衝扞難遂寧天下金龜章德金印龜鈕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建號傳後信武非封邑故云建號

右將軍信武侯靳歙第十二剖符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遷車騎將軍謚肅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惠帝六年爲右丞相庭亦直直也詩陟降庭止剛德正行不枉不曲本傳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其剛正蓋得之天性也功業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高后欲立諸呂爲王陵廷爭以爲背高祖約

右丞相安國侯王陵第十三五千戶謚武

桓桓武貌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泄作涉項營信將韓兵從入武關又從

入漢中說漢王還定三秦立爲韓王使守滎陽項羽拔之囚於羽軍得亡歸漢**序功差德履讓以平**高紀六年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封荆王劉賈等四人爲王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都晉陽按功臣表是日封留侯而下十三八

轉北而遊雲中以傾遊一作逝上以信壯武徙以備胡寇信請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二心賜書責讓之信恐誅遂降胡雲中與太原接皆並塞郡已至孫嬰率衆歸漢孝文時封襄城侯

右將軍襄平侯韓信第十四

考之史傳十八侯位次之作當在六年定封後是時張敖爲趙王信爲韓王王爵居列侯之上然時謂之諸侯王其爲人臣稱號等耳故通曰十八侯其後赦子偃封南宮侯信孫嬰封襄城侯蓋子孫世襲之爵也而漢制非劉氏不王故雖功臣舊嘗封王亦係以子孫之侯爵孟堅因之信係以襄城又以嬰歸漢之功蓋其降胡之罪也作襄平誤淮陰侯名居三傑然不列於十八侯位次蓋是時已有雲夢之縛高祖特黜之

巖巖威貌棱**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雄豪

吾御之險阻吾乘之或遇難困秉節不違故能佐漢誅滅仇敵以定帝業**四海是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按文邇當作昆後昆也傳寫誤之

右將軍棘津侯陳武第十五功臣表作棘蒲武一姓柴諡剛

晏晏安和貌**曲成興從龍騰**興衆也毅傳曰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功臣蟲達以從起碭至霸上定三秦破項籍侯**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赤曜言漢以火德興達能夷險一節佐高祖定天下猶扶日而升天衢**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右曲成侯蟲達第十六曲成屬東萊郡諡圉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肅肅嚴重貌高祖四年昌爲御史大夫御史位上卿掌副丞相**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戚姬子如意爲趙王高祖憂其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於是徙昌爲趙相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使者三反昌不奉詔太后怒召趙相昌既至太后使使召趙王至長安月餘見鴆殺**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右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汾陰屬河東郡謚悼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 邑邑謙抑貌養民建議未究其詳

入軍討敵項定天都 功臣表昌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爲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侯二千二百

戶佩雀雙印百里爲家 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王公列侯以白玉龜雀皆印鈕之飾六百石以下始用銅印鼻鈕不爲蟲獸之形縣方百里

右將軍青陽侯王吸第十八 功臣表作清河謚定

車銘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後漢書有傳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因爲車蓋以類取之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車左銘 傅毅 一本作崔駰後同

夏書甘誓疏二人在一車之上左爲車左右爲車右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虞氏作車取象璣衡 虞書在旋璣玉衡璣衡北斗星也言車之制象北斗之運天官書斗爲帝車

君子建左法天之陽 御車自左法天左旋

正位受綏車不內顧 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塵不出軌 曲禮驅塵不出軌穀梁傳車軌塵范甯注塵不出軌

鸞以節步 大戴禮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此御之節也

彼言不疾彼指不躬

元覽于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

曲禮車右就車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弋則下步行公羊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 晉語卜右慶鄭吉漢書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

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 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周

禮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內顧自勑匪望其度匪徳其則越戒敦約禮以華國周官典路注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

車後銘

禮記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注以爲車右御者及參乘如此則左一右又有在車後者矣

敬其在路路亦車也周官有典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衡車前橫木轂者輻之所輳無或好失音逸匪盤于遊周書無逸不敢盤于遊田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易履虎尾索索終吉昭德塞違左傳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抑盈以無雖有三晉欲然若虛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自視欿然淮南子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韓魏趙三晉也智伯率韓魏之甲以攻趙氏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欲共圖智氏智伯不悟遂爲三晉所滅此足爲驕盈者之戒事具戰國策

綬笥銘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後漢書有傳

笥竹器商書惟衣裳在笥漢百官皆有印章組綬以貫印之鼻鈕笥所以承印綬也

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得更理笥衡時爲得主簿作銘曰此笥祖上奉天子詔命所賜子孫保用得爲南陽太守時更緝之敝而不改爲以君賜爲重平子時爲南陽主簿因爲之銘懿矣茲笥爰藏寶珍金纓組履文章日信寶珍謂印綬金纓上飾組履下藉也信音申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緡鸞封謂印刻爲鳥篆之文艾緡謂盭草染絲綠色以爲綬所謂青綸二千石綬也天祚明德大賚福人垂光厥世子孫克神福人指其祖上後世傳此器寶而神之厥器惟舊中實維新笥中之實謂太守印綬周公惟事七涓有鄰涓潔也漢有中涓之官周公事未詳

笥銘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官至太傅後漢書有傳

承印紱之笥紱亦綬也

休矣斯笥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蔡邕爲頌有曰赫赫三事七佩其紱

帝命所㕚用褒令德㕚謂不輕以畀人有德者則褒錫之佩以自修服以自勑忠肅恭懿鮮不爲則左傳稱八元之美曰忠肅共懿能盡此美可爲人之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靡悔靡㕚神人致福服此命服能修德以稱之不至悔㕚所以獲神人之福

印衣銘

印與服也漢官儀印有金銀銅之殊而服亦異其色所以别尊卑等貴賤也此銘伯始以自警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上皇謂天子也錫人臣以命服所以旌有德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紆朱懷金爲光爲飾揚子法言紆朱懷金朱服色金印章也詩爲龍爲光

邁種其澤撫甯四國書皋陶邁種德邁遠也四國猶四方

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膺茲

多福登位歷壽子孫千億八元之美宜慈惠和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人臣能體此可上答天心踐祿位膺壽祉矣

仲山父鼎銘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後漢書有傳

古者功臣勒勳彝鼎仲山父佐周宣中興宜有鼎也後人或擬其形製爲之因以爲名後漢竇憲傳南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旁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北征時駰爲主簿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鼎卦九三爻辭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九四云覆公餗其形渥此反而言之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崧高詩美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銘寓此意漢書郊祀志載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樽銘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又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之樽也犧象周樽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後漢禮儀志歲首爲大朝受賀二千石以上上殿舉觴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金罍犧象嘉禮具存金合作泰傳寫之誤言漢之朝會備前代禮器易嘉會足以合禮故五禮以朝會爲嘉禮獻酬交錯萬國咸歡囻古國字或云王莽所改

韤銘

冬至日獻履韤取其履長日之至而迎福祐也曹植冬至表獻履貢韤所以迎福踐長蓋自漢以來習俗以此爲禮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機衡北斗星也十一月冬至斗柄建子萬物潛萌於地下故曰含滋黃鍾育化以養元基律中黃鍾之宮元化胚胎于此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祝君之詞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詩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本嫡也支庶也俱百世茂盛

孟津銘

李尤

禹貢注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又周書注孟津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故史記謂之盟津

洋洋河水家語孔子自衛將入晉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龍馬負圖出于河伏羲因畫八卦黃函白神黃者河之色屬土土生金故黃中函白赤符以信赤者火也火克金信叶韻平聲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白魚兵象也殷尚白周尚赤以兵克殷之兆也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言漢懷來方外遠國濟自孟津以禮修貢不復用兵

洛銘

光武以漢火德水克火改洛爲雒東漢人不用此洛字蓋後人所書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禹貢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

東會于伊孔安國注合於洛陽之南**元龜赤字漢符是立**孔安國書注天與禹洛出書龜負文而出淮南子洛出丹書漢火德故以赤字爲符**帝都通路建國南鄉**光武中興建都洛陽**萬乘終濟造舟爲梁**大雅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毛氏注天子造舟此謂帝都所在萬乘出入必經洛水故造舟聯之又架梁於上所以尊國體**三都五州貢篚萬方**三都謂周成王初營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遂都王城及光武中興洛陽爲漢京五州謂五服內所管之州禹定貢賦有貢有篚令會于漢京悉由洛而濟**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言漢居天下之中人王聰明無蔽委用賢材則天下治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井銘

盛宏之記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孟子瞽叟使舜浚井蓋自古有井矣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易井卦九五井冽寒泉食**法律取象不概自平**晉天文志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三

小車銘

曲禮注安車者今小車也駕一馬而坐乘漢書車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

圓蓋象天方軫則地周禮冬官注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法陰陽動不相離輪分左右動則與俱軨之嗛虛疏達開通後漢輿服志注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禮記注軫轄頭也兩輜障邪尊卑是從輜軿也所以障蔽前尊後卑輗軏之用信義所同論語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漏刻銘

周官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說文漏以銅壺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左傳天子有日御諸侯有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懸象著明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詩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聖哲稽古帝則是欽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左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思我王度如玉如金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警枕銘　　蔡邕

此銘當爲曹公操作曹公是時猶未甚顯蟠龍哲人皆指操也後公有以小木圓枕警睡即其遺制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枕爲蟠龍之形應平聲有翼而飛曰應龍方言龍未升天曰蟠龍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枕正圓睡稍安則警而寤故名警枕

樽銘

周禮六樽皆有罍尊實以酒罍酌而飲之也有足曰尊無足曰著頸小而腹大曰壺著直略切言措之則著地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成禮謂祭祀賓客也周書酒誥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注以德自將無令至醉過量則荒淫而沈湎盈而不沖古人所箴沖虛也詩云缾之罄矣爲罍之恥言人飲酒當知有節不可使缾罄竭以爲罍恥古人以此爲箴戒尚鑒玆器茂勗厥心勗勉也

無射鍾銘　王粲

粲集二銘一曰蕤賓鍾銘其詞有魏匡國誕成天功底綏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玆衡鍾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度量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以睦時作蕤賓永享遐福一曰無射鍾銘云云蕤賓五月律其音徵無射九月律其音商二鍾蓋以音別之劉逵註左思魏都賦文昌殿前有鍾虡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

二十三年七月始設鍾虡於文昌殿前歲月幷銘各鑄于鍾之甬按魏以建安十八年開國二十一年正魏之四年也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尚書洪範雨暘燠寒風五者各以其時曰休徵人悅時康造茲衡鍾周禮考工記鳧氏為鍾甬上謂之衡注柄所以懸之有命自皇皇謂漢帝按漢書曹操以建安十八年自魏公加九錫三曰樂器故鑄鍾時雅樂郎中杜夔主之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注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厥量孔嘉量以準鍾之小大考工記云嘉量既成厥齊孔時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齊去聲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斁斁與射同用以啟期言以此啟魏之期運也粲集入字並作民可見此編唐人手抄避太宗諱

刀銘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敘二報誠必朝

氏之刀而張常爲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建安十八年魏國始建粲爲侍中爵關內侯奉命謂承魏公操之命敘報敘述作刀之始屬朝氏作刀之工爲張常蓋敘不明言其人按其文知之

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廣喜志林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楊泉物理論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易金神於治監之門教以水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也和諸色劑考諸濁清周禮考工記桃氏爲刀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之齊鄭氏注大刃刀劍之屬又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灌襞以數質象有呈灌襞淬鍊之名也歐冶子善鑄劍萬辟千灌魏文帝典論魏太子造百辟寶刀呈循程式也其質其形皆有法式附反載穎舒中錯形反背穎鋒也錯形謂以金玉錯其上爲文李尤佩錯刀銘佩之有錯抑武揚文陸剸犀兕水截鯢鯨犀兕巨獸其革最堅周禮函人有犀甲兕甲鯨鯢大魚或以比罪惡之魁左傳取其鯨鯢而戮之剸截斷截也君子服之式章威靈春秋蕃露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無曰不虞

戒不在明言戒備於未然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王襃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剸犀革

古文苑卷十三

古文苑卷十四

箴

楊雄百官箴

冀州牧箴　兖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楊州牧箴　荆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百官箴序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范雎編次揚雄以下所作命之曰百官箴蓋取古者官箴王闕之義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漢書揚雄自序云箴莫大於虞箴故作九州箴按禹平水土别九州後以人物阜繁增置幽并營三州舜典曰肇十有二州是也孔安國注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爲營州又曰咨十有二牧食哉惟時則是州置一牧所以牧養斯民也茲箴無營州有交州蓋據漢事以爲規戒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此序范雎辭見後漢胡廣傳今所存四十篇雎注不可復見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洋洋平曠貌禹貢既修太原注高平曰太原又大陸既作岳陽是都

禹貢至于岳陽注太岳作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此州帝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並禹貢三后攸降列爲侯伯三后堯舜禹也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自堯至禹皆都冀也由夏而降則分爲侯國如堯之後封於唐殷末有黎侯西伯戡之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滅魏以賜畢萬皆古國之在冀者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威烈王時三卿分晉天子命趙籍魏斯爲諸侯自此戰國爭强從橫之說迭爲勝負陪臣擅命天王是替陪臣謂平原信陵輩也各擅國命不復知有周趙魏相反秦拾其弊趙魏相攻秦乘其弊而滅之拾言其易也北築長城恢夏之場蒙恬傳秦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禹貢冀州之疆域則恢拓矣漢興定制改封藩王張耳高祖子如意子友合作皆封王如趙歷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謂虞夏時後崩如崖謂戰國時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噭六國奮矯杲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在階猶在庭官箴王闕不敢斥至尊故托

以告在庭之臣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導雷夏既澤注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雷夏澤名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以上並見禹貢成湯五徙卒都于亳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盤庚北渡牧野是宅按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陰史記盤庚南渡河復居成湯之故居此云北渡宅牧野未詳孰是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丁武丁也言因鼎雉之異其臣祖己納忠於君克纘湯緒號稱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其後祖甲淫亂殷復衰至紂遂覆商之基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事具西伯戡黎篇紂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不知畏恐也震平聲婦言是用牝雞是晨見牧誓三仁既知武果戎殷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言殷之喪亡三仁己先知之禮記武王壹戎衣而天下大定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紂好酒淫樂爲炮烙之刑妲己笑武王以甲子日勝紂于商郊牧野斬紂殺妲己有國雖久殷有天下六百餘年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箕子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歌以悲傷之牧臣司兗敢告執書猶尚書也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文王得呂尚於渭濱號曰太公望武王克殷封之於齊營邱命之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馬殆其銜御失其度侯國叛命上之統馭又失其道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

尊京師周室權綱隳壞齊侯小白始以青州之地霸天下尊王室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億兆生人之命繫于一人失其法度喪其文武言文不能爵命有功武不能征討有罪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渚亦高土可居者也蕃宇謂在侯衛之地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大野澤名蒙羽二山沂泗二水名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淮夷二水出蠙珠並禹貢注實列藩蔽侯衛東方齊地古爽鳩氏國按左傳爽鳩氏少皞時司寇之官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言東方之民自古以農桑爲務癸桀名辛紂名至于桀紂淫湎失德忘其農桑之本爲天所棄以失天下降周任姜鎮于瑯邪姜姓絕苗田氏攸都周封姜太公呂

尚於齊其後平公時田常專政盡誅公族之强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爲封邑三世至田和簒齊姜氏之苗裔遂絶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言田敬仲來奔其始甚微積微成著卒至簒奪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伯冏爲太僕正僕臣之長

楊州牧箴

矯矯楊州言風俗勇悍江漢之滸州境距江漢之濵彭蠡既豬陽鳥攸處禹貢注彭蠡澤名陽鳥鴻鴈之屬冬月居於此澤橘柚羽貝瑤琨篠簜羽鳥羽毛貢水物瑤琨皆玉名篠竹箭簜大竹閩越北垠今福建交廣地在此州之南故云北垠沅湘攸往二水名獷一作獷獷矣淮夷蠢蠢荊蠻周成王嘗征淮夷商高宗嘗伐荊楚皆在州境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童蒙喻愚昧言聖益聖愚益愚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翩輕揚貌周昭王南巡狩至漢

未濟舟解而溺箴言人情慮艱險則安泰忽平易則阽危昭王當成康太平之後輕忽自肆亡乃祖不泄邇不忘遠之心遂喪身外服為天下笑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臣勾踐入霸太伯避位而逃順父也式開吳國夫差恃強連兵上國無君也卒底滅亡越滅吳王室不能正之勾踐遂入中國而稱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越裳南海國名成王時重九譯來貢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君道盛則遠人至君道衰則邇臣離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虞書予思日孜孜君心也主於內故當思臣股肱也宣力四方故當勤孜與孳同堯崇一作勤屢省舜盛欽謀書屢省乃成欽哉牧臣司楊敢告執籌運籌帷幄之臣

荊州牧箴

杳杳一作幽幽巫山雲夢澤中山其峯十二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一作后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注一水

經此州而入海百川以海為宗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包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為俎茅以縮酒包匭而貢之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貢篚之物自古饒裕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一作慎庶國孰敢余奪尚書大傳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所爲拂於人心肆行不顧自謂莫予奪也亦有成湯果秉其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放之南巢號之以桀書疏南巢南方遠國民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桀放之遠方加以惡名南巢茫茫包一作多楚與荊荊牡荊也楚荊之翹者王多此木因以名州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公羊傳師在召陵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滎播一作波臯潦論語郁郁乎文哉豫州成周故都風俗文采禹

貢注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滎澤波水已成過瀦又厥貢漆枲惟用一作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言八物蕃阜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成王命召公卜洛是爲成周至平王東遷徙居洛邑漢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四隩咸宅寓內莫如洛邑居天下之中陪臣執命不虞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一作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言周之末其君臣無謀而方伯之職又廢故韓得以擅其命史記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按兵無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甯至幽作傾純明也文武成康之業光明安固至厲王而昏晦至幽王而傾亡犬戎之難遂東遷于成周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屛營言衰微不能自存僅自障蔽恐惕不安屛營不起施于孫

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史記周君王赧卒秦取九州寶器後七歲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注既盡也牧臣司豫敢告柱史周有柱下史法官也

益州牧箴一作梁州武帝改梁爲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注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茫茫洪波鮌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鮌堙洪水不知疏導其源故八州之民皆不得宅土安居禹自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皆從其源而疏瀹之故自此啓乾水患以平遠近底貢磬錯砮丹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錯雜也砮石鏃華陽國志靈關道江山有砮火燒成鐵丹丹砂也出巴郡涪陵又出蜀郡徙縣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地有桑麻粳稻之利民賴以溫飽自王畿至梁外境遠近如一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孔穎達疏三危西裔之山也鄭元引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是三苗之國境接梁州夏殷之末苗民負固不服致使

梁州道路遏絶不通於中國禹湯之績至是絶滅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商頌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氐羌皆西夷也雜居梁州之境商末皆畔至周興梁州盡歸王化復夏殷朝貢之常幽厲夷業破絶爲荒周至幽厲王業陵夷此州廢絶爲荒服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三方三川也高祖起義兵以誅暴亂開國于漢言始基於梁州之境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高帝置廣漢郡武帝通巴蜀開羌夷地置犍爲越嶲益州牂柯武都沈黎文山七郡并秦時漢中巴蜀隴西四郡共列爲十二比虞夏封域爲光羨矣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歷觀前代盛衰不常如此今漢别之爲十二郡可謂盛矣當慮其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禹貢注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橫截一作屬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崑崙山在西羌中地極高處北極上帝所居閶闔天門也此州之境西則橫截地樞北則邪指天門言居高據形勝之要上侵積石下礙龍門禹貢注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

西界侵猶際也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王見商頌殷武詩此州不言貢篚時爲漢京與禹貢冀州同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言商周之末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當周末造秦據雍州之地行其暴戾用兵以制六國上帝不寧命漢作京秦爲無道故上帝不寧其居命漢都之于作京邑一本作涼漢地理志武帝改雍曰涼於義亦通隴山徂以列爲西荒隴山以往則爲隴西張掖等郡自玉門關至西域皆在荒服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爲九郡北伐匈奴得休屠昆邪故地開武威張掖等郡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俗置屬國其官有典屬國有都尉宣帝又置西都護使并護諸國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銘言所以置官統護者蓋於盛極之時防其衰危牧臣司雍敢告贅衣周有綴衣掌王衣服皆左右近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地勢平則川陸皆平此州冀之北境水土既平之後別爲幽州北阨幽

都戎夏交偪堯典宅朔方曰幽都此州之境距朔方幽陰之地故名幽州戎北狄也玁狁薰鬻皆是北狄中夏之界其地相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都冀此州寔在五服之内周末荐臻追于獯鬻西周之末幽王敗於犬戎即獯鬻也晉溺其陪周使不阻三卿分晉趙籍據有此地諸侯之卿於天子爲陪臣是時周之使命猶通諸國六國擅權燕趙本都六國僭號稱王燕都薊趙都邯鄲皆幽州境東陌穢貊羨及東胡穢貉東胡皆東夷國此州之東境距之彊秦北抑蒙公城墇秦北却匈奴命蒙恬築長城以拒之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漢匈奴傳諸侯畔秦天下擾亂匈奴復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至武帝時命大將軍衞青連年北伐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言自此邊民得以安居而漢之境土遂復唐虞之舊始得休屠王昆邪王故地以爲張掖敦煌郡是也盛不可不圖言中國雖盛當爲永圖夷狄雖衰當防其患禍敗之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形常起細微不可忽易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此言雍別朔方孔安國書注以爲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按雍境東距西河今并州跨河而有之則兼析雍冀二州境上明矣北辟獯鬻南界涇流境之外南距涇水書涇屬渭汭本雍州境也畫茲朔土正直幽方正與幽州相值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言殷以前周穆遐征犬戎不享匈奴傳周道衰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爰貊一作貘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戎狄由是貘視中國以爲德不足以服之恣其侵玩宣王中興僅能驅逐之涇北而已并州境土自此不入周之職方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是也蹉七何反蹉跌也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俎豆文也干戈武也言周宣王以後文德既不足以懷遠武功又不足以定亂至于幽王遂爲犬戎所攻殺死驪山之下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申述前意以警後王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在揚州外境交廣之地堯典所謂宅南交蓋荒服夷裔之所居南與海接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一作馬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越裳氏又在交州之南自古未嘗通中國至成王時周公攝政始重譯來獻白雉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史記昭王瑕康王子也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不赴告諱之也注昭王南巡遂伐楚涉漢未濟舟解而溺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以滅亡言遠人不至則蠻夷叛蠻夷既叛則諸侯侵侮卒底陵夷以亡其國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漢興中國境土皆爲郡縣惟兩越未臣至孝武時恢拓疆宇始平南越以其地爲九郡又遷閩粵之民而虛其地於是海外黃支國杭海三萬里來貢生犀可謂中國極盛之時盛極則必衰安可忘其戒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

國多難逸豫則生驕荒多難則知警懼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亡難去聲泉竭

中虛池竭瀕乾泉水之源中虛則竭池水之瀦外乾則竭交州猶池之瀕也以諭衰敗之萌各有其證用

詩召旻之詞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古文苑卷十四

古文苑卷十五

楊雄百官箴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守門戶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周官有周廬之衛謂衛士之廬舍周匝王宮也民有蕃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岐猶貳也岐一作敗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之飲劉向新序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三輔黃圖秦酒池在長安城中飲者皆抵牛飲特字當作抵抵謂以手據地如牛門戶充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郎雖備員執戟以衛賓謁不肅出入無度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書太誓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蕩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有德進則公論明朝廷肅祿臣司光敢告執經經綱也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易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垠一作限累垓以難不律關爲城衛以待暴卒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國有以固民一作人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庶僚謂宿衛庶官如成周宮伯宮正虎賁太僕司隸之職歌字疑是趨字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或曰歌謂衛士優閑而和樂中謂王在宮則有居衛外謂王出則有行衛皆堅密而整備齊桓怵惕宿衛不飭一作飭門非其人戸廢其職齊桓怵惕於功利作內政之法而成周宿衛之制盡廢曹子標劒遂成其詐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願請汶陽之田桓公與之盟曹子標劒而去之曹劌也劫桓而要盟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史記荊軻持匕首逐秦王羣臣皆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不得上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史記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與其壻閻樂謀詐

爲有賊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斬衛令直將吏入郎宦者驚走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誰謂誰何也尉臣司衞敢告執維維猶經也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車上鈴也詩和鸞鏘鏘左傳錫鸞和鈴駕彼時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王駕太馬故借用周禮馬八尺爲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謂時巡至于方嶽之下王用三驅前禽是射易王用三驅失前禽禮不合圍也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大明詩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涼彼武王肆伐大商疏檀木之兵車騵騵馬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爲征伐常法僕夫執⿰亻夆音條轡也詩⿰亻夆革沖沖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騅馳騅驅匪逸匪愆以上言車馬皆有法度如此昔有一作在淫羿馳騁忘歸羿好馳騁田獵卽虞箴所謂冒于原獸也景

公干駟而淫於齊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詩好牡馬牧於駉野

肇車就牧而詩人興魯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又曰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此詩贊美魯僖公雖名爲須實猶與也

廄焚問人仲尼厚醜醜類也問人而不問馬所以重其類也孟子

盡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殍方九反斃也孟子作莩僕臣司駕敢告

執皂皂隸也左傳臺臣皂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更名大理復爲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設此五刑而制其輕重惟夏禹之功故穆王訓夏贖刑

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治亂曰亂回僻皆邪也辟與僻同昔在蚩尤爰作

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一作天下不甯禹征苗殄絕其世見呂刑之書穆王耄荒甫

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訓天謂稱天

以訓刑也觀其書可見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禮記凡制五刑必即天論也厥後凌遲上帝不觚論語觚不觚酒器有觚取其形制之觚稜因以爲名叔世任情漫爲無法猶觚之不觚也天監在上亦不觚之矣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過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漢刑法志秦用商鞅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至於始皇專任刑罰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書方施象刑惟明楊子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紂作炮烙墜民于淵劉向列女傳紂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剢是剖一作剖惟虐惟殺人莫予奈設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主賓客之謁者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垓極謂四荒之垠際也陶陶百王天

工人力書天工人其代之晝爲上下羅一作該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蠲夏商之季謂桀紂不蠲言昏濁也穢德慢道署非其人署謂建置也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宗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言文武之職各有攸司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君之左右虞書欽四鄰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成王之時彤伯爲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論語巍巍乎其有成功堯典欽明文思以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虞書伯夷爲秩宗成王時彤伯爲宗伯皆掌禮之官屬有攸籍各有育育又子世以不錯育與胄同義書注胄長也說文引教胄子作教育子胄子正則世系不紊亂言國家之本所繫昔在

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太康夏啟子也盤于遊田爲羿所逐不得返國五子太康五弟也詳見書五子之歌家降謂太康失邦五子皆降而爲ㄨ楚詞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有仍氏國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晉獻公惑於驪姬太子申生遭譖而自殺晉立奚齊卓子皆遇弑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弟繆公齊桓不允而忘其宗緒齊桓公無嫡嗣多內寵及卒五公子爭立齊以大亂言不立嫡繼寔忘其宗統系緒周譏戎女周襄王以翟女爲后翟入周王出奔鄭魯喜子同魯桓公六年子同生公羊子曰喜有正也高作秦祟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秦始皇死於沙邱趙高矯詔賜太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秦以亡伯臣司宗敢告執主掌宗廟之木主者

大司農箴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由天子之都至荒服養民則均書烝民乃粒）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唐虞時有居稷官書懋遷有無化居）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闕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一作日則）不忘（貢助徹皆什一也是爲經常之法篚什一之外則有貢篚之物以遠近爲差見禹貢）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穫庶物並荒（自周宣王不籍千畝是後人君不知務農重穀時則有楚茨甫田等刺詩）府藏單虛靡積靡倉（藏去聲公劉詩迺積迺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也（痒病）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秦廢井田之法收太半之賦二世而亡民罹荼毒至於泣血）農臣司均敢告執繇（繇與徭同役也）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言上以奉養一人與下以稟給百官財用實相通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遵聖立則度所當遵守越與粵同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癸桀名辛紂名二君淫酒以酒為池積糟為隄又紂為象箸而箕子唏至於耽樂流湎而妲末作祟妲己末喜桀紂之嬖妾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共與供同觚酒器有棱者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楊子溫溫乎其和可知言重熙累洽

之世武臣亦不可廢虞書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蒠蒠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蒠蒠銛利貌言威武不可輕用秦政始皇名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思字當作欽吾臣司金據此則應邵之說是敢告執璜執玉文臣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詩斯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上下俱欲得其安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堯舜之世茅茨不翦土階三尺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琁一作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王飾其居以奢

喪國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詩斯干宣王考室也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上莞下簟乃安斯寢皆儉約之制也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易豐卦上六豐其屋蔀其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春秋文十六年毀泉臺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子皆曰譏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何必改作蓋譏其廣府庫為富不仁也秦築驪阿嬴姓以顛秦役作驪山又築阿房宮未成而秦亡史記秦之先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此天地自然之險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大小各有所宜德懷其內險難其

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易坎卦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盤所以藉其下蓋所以護其上言先王以德覆露斯民而安集之猶器之有盤蓋不獨恃城池以爲德昔在上世有殷有夏言夏殷先哲王定有天下之號以傳之子孫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說苑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不作君之危書無安厥位惟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秦逆天地而爲險故天下潰叛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芒芒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一作陘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

獸攸伏魚鱉以時務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言山澤之利古之有國者與民共之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雉兎者往焉）昔在帝羿共田徑游（羿方奪民利以山澤供一人之游田共與供通徑謂往來馳逐於其間）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即虞箴所述封豬大豕也）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易田獲三品又王用三驅言田雖貴於有獲不可廢三驅之禮合圍而過取）麀鹿攸伏不如德至（靈臺詩言文王有靈德也其詞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古官虞書伯禹作司空馬融曰司空主土以居民）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坤之廣配乾之大乾卦曰乃見天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黃帝分封諸侯得百里之國萬區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謂天子之畿外別爲甸侯要荒蠻服也）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周禮四縣爲都注都之所居曰鄙）綱以羣牧綏

以方侯古者州置牧以統之故曰綱又聯以方伯諸侯之職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即井地之政也七賦以均揚子法言七賦之所養注七賦五穀桑麻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措克充朝班與頒同孟子周室班爵祿又措克在位而象恭滔天書堯言庸違象恭滔天注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劾所任者非人所修者非政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苞苴謂苞裹以充賄賂也說苑湯禱旱之詞曰苞苴行邪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士敢告在側

太常箴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焉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illegible]

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魯頌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注奕奕皎美也稱秩元祀班于羣神各稱其宜而秩序之班列也或曰稱舉也平聲我祀既祗我

衮孔躅匜愆一作慜賜忒公尸又君子攸宜宗廟祭祀有尸有祝周詩公尸來燕來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祭祀以祗敬爲主所以報德非爲祈福周詩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孟子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故湯征之夔子不祀楚師是虜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師滅夔以夔子歸魯人躋僖臧文不悟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三傳皆云逆祀也孔子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躋僖公居其一文隳太室桓納郜賂文十三年太室屋壞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左氏曰宋以郜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夫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何休公羊傳注夏曰礿薦尚麥魚秦殞望夷見衛尉嚴注隱斃鐘巫魯隱公祭鐘巫館于蔿氏爲賊所弑常臣司宗敢告

執書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見舜典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見烝民詩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言臣能開明善道折絕讒邪則人主視聽聰明書朕堲讒說殄行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易渙卦渙汗其大號春秋譏漏言春秋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傳曰君漏言也易稱不密則失臣繫辭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易兌初九和兌吉巽九三頻巽吝兌爲口舌巽主申命也書稱其明申申厥緐見益稷篇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

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姦愆命七廟爲墟秦以宦者趙高行符璽事及始皇崩詐爲璽書賜扶蘇死卒以亡秦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易巽在牀下此言牀上謂命令始制未宣布之時於此不謹實基禍亂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史記禮書洋洋美德乎觀三代損益緣情而制禮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王制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不僭也昔在文王經啓其軌詩經始靈臺於樂辟雍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甯詩大雅貊其德音又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詩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相與爭田往質于西伯人周境見國人皆讓遂以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公劉挹行潦洒濁亂斯清篤公劉泂酌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其辭曰泂酌彼

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官操一作摻所斬切執執扶也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綴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禮鄉飲酒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行於鄉庠故云學大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還師階級之一本無級之二字間三苗以懷虞書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始皇絕滅三代之禮學坑儒焚書存而不毀者惟秦之圖籍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一作道論語衛靈公問陳對以俎豆之事左傳哀十一年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注原伯魯周大夫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古文苑卷十五

古文苑卷十六

太尉箴　崔駰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位在丞相上後復爲太尉更置不常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周更名冢宰詳見後註爰叶台極爰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冢宰均平四海統理百官干戈載戢宿纏其紀西方白虎七宿主兵上之云據下之云戴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苟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周召分陝而治周公爲師兼行冢宰周公旣沒謚曰文召公爲太保領冢宰之職甘棠詩見召南昆吾隆夏鄭語昆吾爲夏伯註祝融之孫名樊己姓封於昆吾伊摯盛商伊尹名摯相湯伐桀四臣皆三公主兵者足以繫人心尊國勢季世頹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河南尹箴

後漢郡國志河南尹二十一城雒陽縣周時號成周河南縣周公時所城洛邑也世祖都雒陽改曰

河南尹

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堯舜禹都皆在冀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商都亳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唐虞商周河洛是居言四代所都皆在河洛之間成王郟鄏以處鶉墟成王定鼎郟鄏即河南地也屬鶉火之次諸夏勁强是從是橫徹我牆屋而師尹不匡自平王東遷之後王室不競諸侯爭强王畿之地日削尹氏不能正之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後闕事見戰國策大抵周自東遷以後宗器圖籍散失及其亡也史記稱秦取九鼎寶器或曰九鼎淪於泗水非諸國所可得

司徒箴

古官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

天鑒在下仁德是興命官掌教所以興仁乃立司徒亂茲黎烝治亂曰亂茫茫庶域率土祁祁八具爾瞻四方是維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四方是維天子是

眦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敬敷五敎書注布五常之敎九德咸事嗇八用章皐陶謨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洪範俊民用章黔吡是富無曰余侍忘予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埶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易豐九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書歌股肱虞書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傲詩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不平謂何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大理掌刑獄見前廷尉注

邈矣皐陶翊唐作士虞書帝曰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注士理官也設爲犴狴九刑允理左傳周作九刑如石之平石稱之權所以鈞物者也書關石和鈞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周官王之治朝面三槐左右九棘聽獄其下質謂以獄成告于王罪人斯殛

凶旅斯并 謂去四凶 熙文帝載旁施作明 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又皐陶方施象刑惟明 昔在仲尼哀矜聖人 論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罕禮刑衛人釋艱 借用 子罕言利意謂聖人謹重禮刑不容易言之蓋欲保衛斯民而釋除其艱厄如論語言齊之以刑齊之以禮左傳晉鑄刑書於鼎仲尼曰人在鼎矣何以尊法將棄禮而徵書也無非意在衛民 釋之其忠勲亮孝文 漢書張釋之文帝時為廷尉奏盜環祀諱之獄文帝是之 于公哀寡定國廣門 于公辨東海孝婦冤獄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令高大門閭至于定國為丞相封侯 夐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 叶平聲 紂作炮烙周人滅殷 西伯獻洛西之地請紂去炮烙之刑至武王滅紂 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衛鞅酷烈卒損于秦 衛鞅嘗臨渭錄囚渭水為之亦卒以得罪秦而車裂以徇之 不疑加害禍不反身 漢昭帝時有一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使公卿識視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叱從吏收縛遂詔送獄卒伏其辜反一本作及 嗟兹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

不思斷不可不虞人主任用理官當加謹重如孝公之封商鞅則失於不思其弊如昭帝之任不疑則有斷而能審或有忠能破害比干伍胥之倫或有孝而見殘伯奇申生之類吳沈伍胥子胥盡忠吳王賜之屬鏤之劍以死浮其尸於江殷剖比干史記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截割也劓刖之屬速當作刺七賜反殺也周官司寇有三刺之法有司刺之官殛流竄之類一云誅也舜殛鯀于羽山叶韻合云以殛以刺天鑒在顏齊語天威不違顏咫尺顏眉目之間也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效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獄

東觀箴　崔瑗

黃帝命沮誦倉頡爲左右史夏商有太史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至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使名儒碩學直之撰述國史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其

言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周語文王訪于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大史倚相見寶荆國以安左傳楚靈王謂子革曰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何以季世咆哮不虞蕩之詩曰炰烋于中國在强奮矯而戮彼逢干言桀紂暴虐日甚殺諫臣龍逢比干不畏史官之筆衛巫監謗國莫敢言周厲王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以鉗天下之口國人莫言道路以目狐突見斥淖齒見殘說苑狐突曰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戰國策淖齒數齊閔王之罪而殺之言人主失道則忠良疎棄賊臣必興焚文坑儒嬴反為漢嬴秦姓反轉也巫蠱之毒殘者數萬江充傳巫蠱獄死者數萬人嗟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就所安也左傳鳥則擇木夏終殷摯周册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呂氏春秋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奔商商太史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册即老册嘗為周藏室史三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晉自幽公時益衰微反朝韓魏趙之君其後二世至

靖公三國盡分其地胥絕不祀麥秀之歌借用箕子過殷墟億載不腐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關都尉箴

漢百官表關都尉秦官

茫茫九州規爲關津規度也度地之形勢而設險唐堯積德三代脩仁帝王以德仁爲固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潰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繦爲禽僕史記漢元年十月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降枳道旁禽僕猶奴虜也十一月項羽攻破函谷關言關之設險不足恃也尉臣司關敢告並轂

河隄謁者箴

漢成帝時河隄大壞以校尉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洪邁隨筆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因事

乃見者如河隄謁者因屯延世塞決河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後漢循吏傳注或名其官爲護都水使者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楚詞鴻泉極深何以窴之書洪水方割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書伯禹作司空又奠高山大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卒彼河滸大陸旣礙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衆水各由其道帝都始安澹菑㵒㵒澹然順流菑害不作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並見禹貢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墳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汩禹導河至鉅鹿之北分爲九河以殺水勢又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至齊威公時急於功利塡塞其八以廣田居於是水勢壅閼高於民居遂多潰決之患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史記孝文時河潰金隄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天子自臨決河作歌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宣房塞兮萬福來使臣司水敢告執河掌河渠之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官

尚書箴

事原見前注尚書有二箴則前篇揚雄所作審矣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虞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烝民詩出內朕命王之喉舌赫赫禁臺萬邦所庭直也無曰我平而慢爾衡無曰我審而怠爾明四岳阿鯀績用不成堯典四岳薦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虞登八元五教聿清左傳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注契爲司徒在八元之中舉以無私乃忝服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流聲周詩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先民古昔賢八也商書先民時若言古之賢者躬行此道未嘗懈弛收名譽傳於後世君子下問敢告侍庭

北軍中候箴

後百官志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皆屬焉

赫赫將帥典總虎臣謂虎賁之士鷹揚旅武詩時維鷹揚闞然奮震叶韻平聲贅衣近侍常伯之人周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注常所長事皆左右近臣怒如熊力角焉任均操兵左右百夫衛賓昔在高祖草創伊神鴻門之會職多未陳未陳謂騎士輩也時從行僅百餘騎或有劒舞賴有傾身高祖會項羽鴻門亞父令項莊拔劒舞欲擊高祖樊噲聞事急持楯直入營譙羽高祖從間道走軍孔丘歷皆文武定申以入士拜齊無其臣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至會所孔子歷堦而進却萊人斬侏儒齊侯懼遂歸侵疆以入士丹謂齊有人士之衆而屈伏於魯由齊之無臣也秦政東遊大盜聾孥秦始皇名政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期門不設施巧銳騎不在脩貢故圖遠秉機事有殷勤殷勤

在親親無常人期門鍛騎皆軍名殷勤謂上所親厚之人也箴言失其心則武衛之士雖備而無用得其心則人人皆知親君而衛上怨情懈怠禍慢及君憲臣私武敢告執軍

司隸校尉箴

司隸校尉漢官掌徒隸而巡察武帝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書弼成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牧監匪設是謂王國周禮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大漢通變崇宏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阨漢初法禁疎闊所以濟時之艱危未置督察之官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辱于戾園卒隸掘蠱以詰其姦江充傳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奏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太子宮衛太子謚戾置園邑故日戾園既定既甯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鷹鸇言巫蠱事既定司隸

之官遂不廢俾察姦盜左傳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寔爲讒慝毀於貞賢悔其何及言司隸設官所繫甚重不可任非其人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嬴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激訐小人讒賊亂邦人主當遠之平陽元默以式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逖丞相平陽侯曹參以元默清淨爲治民作畫一之歌距今猶未遠宜取以爲法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郡太守箴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更名太守

有嬴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此下有闕文嬴秦非正統特爲王者之驅除焚典籍之舊廢封建之法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各置守秦發閭左陳涉奮威二世發閭左之戍陳勝等作亂楚築乾谿靈王不歸楚靈王名圍左傳楚子次于乾谿將求鼎于周公子比作

亂王鑑于申亥氏征遐由近可不肅祇言秦欲備胡楚欲圖天下而禍發於近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侍中箴　　胡廣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漢加官也

皇矣聖上神居天處言其尊顏勤求俊艮是弼是輔古者君側皆遴用賢德至漢猶參用儒士匪懈于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音聞上帝賴茲四臣文王興于岐周故曰西鄰君奭曰迪見冒聞於帝惟茲四人正義詩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周語文王訪于辛尹詢于八虞辛甲尹佚皆周太史八虞即論語所稱八士濟濟多士乂用有勲洪範乂用三德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寔為政首周公旦謚曰文敬順文王之道先正謂周公也作立政之書以戒成王首以王左右常伯常任為告降及厲王不祇不恪暱彼榮夷用肆

其虐惟敗天命寇賊一作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專利暴虐國人畔之出奔於彘無曰我賢不遻至親無曰我任妄用嬖人籍閎飾顏穢我神武史記佞幸傳籍孺閎孺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孝惠時郎侍中皆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神武指高祖惠帝鄧通擅鑄不終厥後鄧通幸於孝文賜之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通後餓死中書竊命石宏作禍漢書佞幸傳石顯宏恭皆少坐腐刑宣帝時任中書官作禍言譖殺蕭望之周堪等高安斷袂哀用無主董賢幸於哀帝嘗與上晝寢偏籍上褎賢未覺上斷褎而起後封高安侯無主猶不祀褎音袖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諫大夫箴　崔寔

大夫掌議論武帝初置諫大夫秩比六百石

於昭上帝迪茲旣哲匪于水鑒惟人是察周書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處有誦訓出有旅賁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樹几有誦訓之諫木鐸之求爰納遒人

各有攸訊政以不紛夏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昔在大禹拜承昌言虞書禹拜昌言曰俞癸辛暴戾虐及于天桀紂暴虐拒諫亡國絶祀虐及祖宗之在天者逢于周厲逢當作逮慢德不蠲蠲潔也言慢德汙穢不服蠲潔咆烋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滂浸周語厲王使衛巫監謗者國人莫敢言邵公曰民不堪命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三年國人叛流王于彘滂浸尚塞言擁爲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說苑孔子曰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嘿嘿不聞諫諍也諫臣司議敢告執翼

尚書令箴　張華

尚書秦官漢因之漢初用士人爲尚書令秩二千石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拜則册命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府令

百官政用罔愆先王建立百官皆取法天象詳見天官書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又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舉八元布五教內成外平仲山翼周彝剛靡柔補我袞闕玉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詩維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又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玉謂使之光明溫潤如玉也左傳昭我王度式如玉又王猶允塞四方既平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易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世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周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謂舊臣典刑舊法也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先王之法制盡廢而後國隨之裔世系也尚臣司臺敢言侍衛

吏部尚書箴　傅元

初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專掌選職右於諸曹自漢及

魏授此職者咸曰吏部尚書諸曹但曰尚書而已

明明王範制為九服周禮九服王畿千里之外分為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是為九畿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乂用不慝書洪範乂用明俊民用章貴無常尊貴為天子得道則尊貴而無輔失其尊矣賤不指卑公卿大夫下至庶士賢德所萃勿指為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君臣上下不宣明德則其國危昔舜舉咎繇而雋乂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書俊乂在官百僚師師論語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皐陶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表與日君也象與影臣也君正則主吏部者得人吏部得人則百執各得其職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吏部掌銓衡之任代君進退人材處心有常則公生明矣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疏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宏道以身中庸脩身以道論語人能宏道易貴好爵書慎官人易我

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書能官人惟帝其難之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斃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古文苑卷十七

雜文

董仲舒集敘

漢書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敎凡百二十三篇此必集中所載也

董仲舒淸河廣川人也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能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論語請學爲圃圃所以種菜茹王充論衡曰仲舒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孝武皇帝卽位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景十三王傳江

都易王名非武帝兄也顏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曰好更故舊曰易王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公孫宏希世用事深疾仲舒是時膠西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膠西于王端易王同母弟亦武帝兄也爲人賊戾相二千石至者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宏欲中之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服其德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以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年老以壽終於家並仲舒本傳中語抑此敘居前班固采以爲傳邪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地理志蜀郡即成都漢書本傳王褒字子淵蜀人也以事到煎上玉壘山在成都西北湔水出焉亦名湔山湔水所經行之地故名煎上煎與湔同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指楊惠故夫

只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
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
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
五日宣帝卽位之十六年也按漢書神爵五鳳之間上欲興協律之事益州刺史王襄令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因
奏褒有軼材上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待詔頃之擢爲諫大夫此文當作於未薦召之前通鑑載求金馬碧雞於
神爵元年與此不合資中男子王子淵地理志犍爲郡有資中縣郡屬益州從成都安志
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
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一作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
盂方言盂或謂之盌鑿井浚渠縛落鉏園落籬落也研陌杜埤脾音地刻大
枷研治阡陌穴隙則塞之大枷連枷也打穀之具桀木稼之場刻畫地段令廣袤可運大枷打穀也屈竹作
杷削治鹿盧說文杷收麥器蒲巴切鹿盧引綆以汲井出入不得騎馬載一作乘車

踑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編葦以爲簟治麻以作布鄭氏詩箋
竹葦曰簟臘緝治也孟子其妻辟纑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音壚盧沃不酪住醍醐舊音徂模沃飲
也乳汁作漿曰酪醍醐亦美漿醍醐之屬奴當甘麄淡不得求美飲織屨作麄方言屝屨總謂之麄黏雀
張鳥一作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弋以絲繫矢曰繳音灼登山射鹿入水
捕鼈浚園縱魚鴈鶩百餘浚治園中池以養魚鴈鶩鶖鴨之屬驅逐鴟鳥持捎
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音似馬牛鼓四起坐
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椶隄疆田畔之空地可耕鋤種植落謂
去其附枝及朽蠹者割取椶櫚之皮可爲繩索種瓜作音昨瓠別茄披蔥菜茄別其種而植瓠壺也
詩彊埸有瓜又八月斷壺蔥披散而植之焚槎發等壟集破封地有枯栟就燒之借火氣以發土性
等齊也聚其灰土剖其堅壤皆治圃之法日中早熭復音曝晒也賈誼策日中必熭音衛雞鳴起舂
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落當作烙謂燒鐵烙蹄令堅而耐踏莊子馬蹄篇伯樂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

之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餔音晡滌杯整案杯食器也淮南子滌杯而
食案以設飲食之具孟光舉案齊眉園中拔蒜斫蘇切脯築肉築與搗同斵也臛芋膾
魚炰鼈烹茶茶苦菜也煮以爲茹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
勿與鄰里爭鬭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
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
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漢中郡有江州縣蜀都眾水至此會合見蜀都賦下到煎主
蜀郡有湔道湔主湔之縣治也爲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櫻索府掾郡之吏胥用錢庸直
也櫻索所以串錢紡即放字損敗者推棄之綿亭買席綿亭地名其處出席往來都洛地理志廣
漢郡有新都谷縣注章山洛水所出南至新都入湔有工官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
膏休之物卜市所缺歸都擔枲轉出旁蹉枲胥里切麻也禹貢岱畎絲枲負販出小路牽犬
販一作放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武陽地名茶茗也楊氏池產荷其莖茄其花芙

蓉其實蓮其根藕皆可販賣往來市聚虛聚也慎護姧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惠不得癡愚惠與慧通持斧入山斷槧裁轅槧長版論衡曰斷木爲槧轅車轅也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一作雉盤焚薪作炭殘餘也俎机以盛肉屐渠戟反木履也彘彘盤餕豬之牛斷截之餘木當用作此又其下則薪而焚之以爲炭石磊力罪切薄岸皆水次爲之以防暴水之至治舍蓋屋書削代牘削木版也古人以書欲更書則削去之故謂之削牘編木爲之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謂麥也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紵音苧皮麻屬也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蔣槳菰蒲草也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一作柝椅盾曳鉾還落三周盾可蔽身矛可刺賊所以巡警盜竊也

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薦索盡也蘇各切莞音官小蒲草可以爲薦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私斂謂收租索債之類主以供給賓客主猶掌也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聞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咋音窄索色窄切仡音屹恐㒰不能言狀扣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尒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

奕旨　班固

大冠言博蔡邕獨斷曰武官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論語不有博奕者乎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宏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

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爲奕宏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一本黃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危之正也危中句正夫博懸於投投今作骰博具也以骨爲之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論語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器用有常施設無析一作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犧罔罟之制易庖犧氏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言廣布置也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孟子禹之治水水之勢也

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氾濫之敗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承上文治水言之謹隄備也一棊破壟亡地復還曹子之威曹劌手劒劫盟齊桓歸魯侵地汶陽之田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田單守卽墨用火牛奇計復齊七十餘城突解圍似之要阨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蘇秦張儀以縱橫之術說六國扼其要害以相劫持失地於東取償於西棊之爭劫似之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棊之全勝不爭者也旣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秦穆公因崤之敗悔過自誓卒保其國棊之補過自守者也上有天地之象天文地理陰陽次有帝王之治庖犧禹文王中有五霸之權齊桓秦穆下有戰國之事田單蘇張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言其激發志氣怡悅性情如此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

尼撫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勝則喜而不至於過負則悲而不至於捐質之詩書關雎類也關雎之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守雌不競勝負兩忘此至人襲氣葆眞之法莊子伏戲得之以襲氣母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論語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篆勢

蔡邕

徐堅初學記題以蔡邕篆書體古者蒼頡觀鳥跡造文字書契始作至周宣王時史籒作大篆十五篇及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王莽居攝使甄豐校定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自漢而下轉相摹倣名體愈多伯喈妙於書法靈帝命書六經刻石於太學門外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皇頡蒼頡也後世推尊之故稱皇頡崔瑗草書體云書體之興始自皇頡寫彼鳥跡以定文章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鷹跱一本作龍躍鳥震平聲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篆體有懸針倒薤垂露偃波名非一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跂音企蟲行也翾音儇小飛也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計研桑宏羊二人精於算班固賓賦研桑心計於無垠離婁不能覩其隙間離婁古之明目人般倕揖讓而辭巧公輸般魯人倕黃帝時人皆匠之巧者籀誦拱手而韜翰籀史籀也誦沮誦也黃帝之史與蒼頡始造書法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

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圓圓音旋規也所以爲圓伯喈自謂以此羨麗之字體寫之紈素可爲後人法式嘉文德之宏懿舉大體而論旃助也左傳虞公求旃

責髯奴辭　黄香

寓辭髯奴以譏世之飾容貌勝頰舌者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鬚鬚一作鬢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鬢動鬛則研覈否臧内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美人賦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顓孫以之堂堂論語堂堂乎張也顓孫師字子張黨若子

髯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傖躡穰穤（音而）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恬動則困於愁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瘐面常如死灰（癩癘疾也豫讓漆身爲癩癩音賴瘐因病也律因以飢寒死曰瘐音瘐）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爲子鬚不亦難乎

魏敬侯碑陰文

聞人牟準

（三國魏志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夙成以文學稱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勸贊禪代之義中文誥之詔明帝時封閺鄉侯受詔典著作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謚敬侯）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後漢郡國志河東解縣有解城注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內

及解梁城地即郊首地名山對靈足靈山之足谷當猗口猗谷之口勢高而趣

幽形坦而背阜坦謂環抱如犄阜豐厚也鑿室而可以蔽藏不墳而所冀

速朽禮記死欲速朽爲宋桓司馬言之譏石槨也珍琦素白而靡尙衣服隨時而

則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隧道之前謂碑銘也碑後即碑陰半

準自謂也曰季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郡國志解縣有白城注左傳曰晉侯

公入取曰哀者也博物志曰曰季邑又猗氏縣注地道記曰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縣有鄉有亭在主在左

也二者春秋時古跡敬侯侯弁所近之也處高擴之厚地將秘億而永久秘億期歷年之

多也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

而注釋孝經之名恐有誤字漢儒釋經詩書有故春秋有微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

利陽亭南道旁郡國志左馮翊衙縣注皇覽曰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及華山下亭

碑增算狀碑爲樊毅作毅又有乞復華山下民租口算狀此云增算未詳殷叔時碑殷華字叔時後

漢八碑文見後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帝王世紀魏文帝登禪于曲蠡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今許之封內潁川繁昌是也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額並金針一作錯八分書也魏鍾繇字元常工書法繇書受禪表額自書其字體並金針八分書也書體有八分懸針金錯之名王愔文字志懸針小篆體也金錯書八體書法不閡其形或曰以銘金石故曰金錯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駮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言餘皆忘失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樹立也八姓名闕不載

古文苑卷十八

記

漢樊毅脩西嶽廟記一作碑

碑

衛覬西嶽華山亭碑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一作張旭　王延壽桐柏廟碑

蔡邕九疑山碑

脩西嶽廟記一作碑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西山經云郭璞注山形上大下小峭峻也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祭視三公者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注云視其牲器之數以其能興雲雨產

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祭法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則祭之書大傳五嶽皆觸石而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柴燎煙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注西嶽華山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末莫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鄭客至華山下望見山上有素車白馬而至者授之璧曰爲我遺鎬池君今年祖龍死及始皇死於沙邱二世立而秦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言如堯舜之世尊祀羣嶽亡新滔逆鬼神不享新莽篡漢有滔天之惡逆故鬼神違之莽必速亡建武之初彗掃頑凶誅夷新莽平盪僭竊如彗星之掃除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建武元年卽位燔燎告天望于羣神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光和

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後漢書樊宏字靡卿世祖之舅封壽張侯弟丹封射陽侯兄子等元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少子茂封平望侯是爲五侯毅出於丹之胄復云射陽之孫蓋指毅祖襲封射陽者謝與射同神夜切承考讓國家于河南至毅父遜國家居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防東縣屬山陽郡中都縣屬東平國漢制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誅强遞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爲宏農太守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覲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祀西嶽以傳一本有舍字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一作凸世室不脩春秋作譏春秋文十三年詳見前註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暨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邸邑猶存邸一作邴公羊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泰山之下諸侯

皆有湯沐之邑焉注四井爲邑取足止舍共糞穀而已邸舍也言此邑以賜諸侯天子不收租賦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有乞復華山下十里內民租田口算狀在前克厭帝心嘉瑞仍畣與答同爾雅前畣然也風雨應起一作卦應四時八卦之候讖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皆宏農郡官屬也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曜靈彰存有昭識音志記也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二儀乾坤也易太極生兩儀乾坤旣判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二氣交泰常於否推之洪水橫流否也禹濬川奠山所以臻泰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左傳山嶽則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漢火德故云赤銳受茲介福京夏密清密與謐同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

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指毅也古者諸侯皆稱后書肆覲東后又乃命三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一無攸字按文上多則字齊降瑞畗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章建乂室宇刊銘記誦一作紀頌克配梁甫古者封泰山禪梁甫刻石紀功言此銘誦可配梁甫之刻

西嶽華山亭碑　衛覬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宏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毅以是年十一月到任有乞復田租口算狀并修西嶽廟碑見前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一作徒勞謙卽事有漸散齋華亭齋與齋通下同齋堂逼窄郡縣官屬清一作蘁齋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遂斯癉怒時雨不興

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曠職尸素也）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公謀（讜朐忍縣人時為華陽令公謀其字也朐音劬）圖議繕故斷度椁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寤各得竭情（一作誠）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

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岱山為五嶽之宗則泰華為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贄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降神寔生羣公卿士百辟纘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前所謂華亭在廟之外）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屑窣有聲神樂其靜翛翬無形（屑窣併居煩雜也窣蘇骨反翛翬飛騰迅疾之音蕭颾言神人異趍逼近則不敬）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

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
于後生爲龍爲光詩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注龍寵也顯又王庭爲公爲侯福
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府丞渤海劉固叔長功曹史楊儁曼先主簿湖陽馗伯馮
供曹椽楊基伯載史陜許禮文化縣丞隴西彭和伯怡尤
尉隴西甄璆叔曼監典者門下椽駱璜伯先主記史柏覽
文進戶曹椽魏嘗威長史田磐文祖將作椽曹鑒孔明任
就幼成史吳武丙昌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張昶

禹貢南至于華陰註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地理志華陰縣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甯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考之碑文此廟蓋合祀河嶽之神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易說卦之辭）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謂有聖人之位者）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漢五行志孝昭帝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其後昭帝亡嗣宣帝自民間入紹大統廟號中宗）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因言今年祖龍死是歲始皇死於沙邱少子胡亥立三年而秦亡）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史記周武王東觀兵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武王遂克殷受天明命）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左氏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將賣則爲石注珪自出水時子朝篡天子位後二年奔楚而死子朝周景王子也）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五嶽各位其方而華居西禹貢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注相首尾而東正義舊說以爲三條馬融王肅皆以爲導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若廣袤（一作扶）奇蟲山經有紀矣（高廣險怪山經載之見前廟記）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

而告至覲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虞書禋于六宗又望秩于山川註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國語精意以享禋也典有生殖之祀謂山川能生殖百物則載諸祀典祭法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秦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鄙晉之西則曰陰晉史記魏文侯三十六年齊侯晉陰邊秦之東則曰甯秦見題注邑既遷從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邑入晉則晉奉祠邑入秦則秦奉祠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秦晉互據此邑築城以守之至漢一統城久圮壞遺址尚在故老能言之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高祖更甯秦縣爲華陰復禹貢舊名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前郊祀志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禱餘皆一禱三祀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

集靈之宮於其下［地理志華陰縣注太華山集靈宮武帝起世宗武帝廟號也後漢桓君山有集靈宮賦見藝文類聚］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冀以招集王喬赤松子神仙之侶］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胡狄反女巫也］宗祀［一作崇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色如蒸栗］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詩維嶽降神生申及甫言山嶽之靈爲國生賢東漢楊震華陰人累葉公輔震孫賜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成備］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因小乙之衰而有高宗因厲王之亂而有宣王］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謂靈獻間］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閬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地理志北地郡秦置］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東漢董卓傳初平元年使中郎將段煨屯華陰注武威人也建安三年詔討李傕以煨爲安南將軍封闅鄉侯按郡國志闅鄉屬華陰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華陰元非所封故言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凶既除郡縣集寗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闅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後漢書鄧禹謂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前漢贊高祖開基蕭曹爲冠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與闢同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參三也闕廟前門觀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神路所由入廟之路觀示也去聲然后旅祀祈請所謂二祀一禱旅祭名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既有常處雖雨霑衣而禮不廢禮記曾子問篇諸侯旅見于天子入門雨霑服失容則廢禮於是邑之士女咸曰

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桐柏廟碑　王延壽

書禹貢導淮自桐柏註桐柏在南陽之東孔穎達疏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傳言南陽郡之中

延熹六年漢桓帝年號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言不肯詔事鬼神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荊州記曰相柏淮源涌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豈大復山一名胎簪邪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控詞以請也比到反水旱請求位比諸侯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四瀆視

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言神執珪上帝所命）太常定甲（太常禮官著爲令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潔粢牲也沈璧玉也周禮吉禮之別十有二五曰貍沈）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愼祭常若神在（論語子之所愼齊戰疾又曰祭神如神在）君準則大聖（謂以仲尼爲法）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嵩峻祗愼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淸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

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既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衆劉瑗主簿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野梁懿功曹史酈周謙主簿安衆鄭嶷主記史宛趙旻戶曹史宛謝綜按郡國志章陵故春陵世祖更名宛故申伯國安衆蔡陽新野酈六邑並屬南陽郡掾屬皆郡人可攷漢世用人之法

九疑山碑 舊註集中有目而亡其篇　蔡邕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湘中記曰九山相

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公羊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以上見虞書太階以平泰階六符魁下六星也楊雄長楊賦王衡正而太階平璇璣玉衡察天文之器一云北斗星也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人有生則有死死則有葬聖賢同之後世或言舜尸解登仙者蓋假託神仙之說以為靈異

古文苑卷十八終

古文苑卷十九

碑

楚相孫叔敖碑　不載述碑人姓名

子遷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酈炎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一作衛覬是敬侯碑文可證按史酈炎以熹平六年死此碑稱殷君光和二年卒乃次年

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度尚曹娥碑　弟子邯鄲淳撰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　是縣指立碑之所期思縣左傳宣公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注艾獵孫叔敖十二年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注蔿敖孫叔敖襄公十五年蔿子馮爲大司馬注叔敖從子說文蔿姓楚有蔿氏世爲大夫此云孫君諱饒未知何據　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

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六國周末時韓趙魏楚燕齊與秦爲敵故不數秦也後漢郡國志汝南郡期思故蔣國前地理志茁郡江陵故楚郡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質少見枝首虵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柰之何吾慜殺行數十步忿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古荆字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元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枝即歧字枝首兩頭也亦名枳頭虵賈誼書孫叔敖之爲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虵恐死母曰令虵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及其爲相呂氏春秋荆王欲以沈尹莖爲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理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王於是使人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察日月星辰周天之度以正時令聚藏於山列物於藪聚古聚字藏去聲言不竭取山澤之利宣導

川谷波障源泉溉灌坱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睪之利以殷潤國家波古字通作陂漢書水居千石魚波音陂泉即泉字睪古澤字殷音義與殷同殷富也元和郡國志壽州安豐縣有芍陂灌田萬頃與陽泉陂大業陂並孫叔敖所作叔敖廟在陂塘之上家富人喜優贍樂業拭序在朝野無螟蜮豐年蕃庶喜即喜字贍即贍字螟蜮即螟蟘害稼蟲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梱改幣一朝而化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洽世俗盛美吏無姦邪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市亂相言之王復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欲不可請教閭里使高其梱士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世說諸葛亮稱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史記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重黎火正之後孫叔敖與楚同祖也按左傳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僖公二十七年楚使子玉治兵於蔿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後至不賀注蔿賈孫叔敖之父也是與子

文爲同時入昭公二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爲介伍舉椒
舉也後圍立是爲靈王椒舉始用事故其世在孫叔敖之後
此云繼統未詳文意亦不屬恐有誤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同制謂先王制
度所加之國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靈堅禹稷不能踰也霆堅
皋陶名左傳作庭堅專國權寵而不榮華莊子肩吾問於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一旦
可得百金至於殁齒而無分銖之蓄言爲相時權勢可以取貨財而叔敖不取破
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矢取其直絃斷不復
續辟忠害於無刑古形字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胥臧孤竹吳
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胥臧公子臧孤竹二子伯夷叔齊吳季札四人皆遜國宋子罕辭玉不受並
廉介之士驂與之齊之駕車之馬兩服兩驂比物比力必欲均齊生於季末仕於靈王按諡法亂
而不損曰靈猶周書稱甯王召南稱平王非謂靈王圍也圍後莊王四世叔敖初仕穆王時後相莊王莊王即春秋所書
楚子呂也賢於時君春秋進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

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爲立姃國在朝廷其意常噐噐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姃即姬字周姬姓自黄帝居姬水之陽因以爲姓言叔敖之賢若生中國遇明聖之朝當分封祚土與姬姓諸國世奉天子今乃生于荆楚不遇明君故可恨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優伶人也字孟假此辭以其子於孟實未嘗貸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欲言叔敖妻子貧困語未竟故作歸投赴愬之狀史記滑稽傳載優孟貪吏廉吏之辭與此碑小異王

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是以責薪事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啚啚即圖字謀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埆人所不貪國於瘠土免為有力者所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絶祀廢郡國志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邱注史記曰楚莊王封孫叔敖子然則潘即寢邱一鄉耳二十七年國絶不續封見初封出於彊勉以終世爲列姬國意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還長使太守及期思縣宰漢武帝得休屠王故地置張掖郡長使隷焉或從省耳一歲再遷蓋假太守之名以重縣宰之權張掖未嘗之任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庶幾古賢而景慕之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粟乏愛育黎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是忠

表仁感想孫君迺發嘉訓輿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祚期思縣輿士熾孫氏蒙恩固始修葺舊祠期思䣕輿壇字二處皆立碑福祚之應隨所寓言之漢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立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子遷

後漢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世祖即位拜宏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兄子壽元卿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卒子儵嗣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

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並見詩食菜于樊周語樊仲山甫諫注食菜于樊子孫氏焉奕世載德守業不愆宏父重字君雲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居鄉有折契止

誄之美在漢中業篤生哲媛作合南頓實產世祖南頓令欽景帝六世孫也配樊氏樊重之女本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次並已高聲處鄉校言地望既高而篤於學問侍中尚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爲天下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典記傳古今異義甘貧樂約意不回貳天資淑慎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覬貴世政促峻邑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後慷慨官于王室歷中黃門冗從儀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黃門常侍皆得入禁中給事左右常侍多爲大夫博士以上加官朱穆疏云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又云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致之此碑可驗顏師古注百官表云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參考未的其事上也貞固

密愼矜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爲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雙據二郡宗親賴榮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按桓帝紀是年六月戊寅改元延熹朝思其忠追拜騎都尉寵以印綬策書褒歎賻贈有加嗣子遷宦以幼弱夙紋王爵而喪所天禮備復位謂二十七月喪制畢而復位以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自上蒸祭爾雅冬祭曰蒸蒸進也進品物乃尋惟烈考恭修之懿勒之碑石俾不失墜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虞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王事多難我君是力詩仲山甫威儀是力秉此小心以亮皇職惟帝念功庸以輿服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大命傾賁魂神遷佚寵艾追贈寵印紐也艾所以染色謂綠綬也百官表諸侯王盭綬晉灼曰盭草名也似艾可以染綠爲後人法式用光其德藹藹遺稱作呈作式呈與程同

言可爲後人法式也　勒銘玆石垂示罔極勳名不刻永昭千億刻音掇刊

制詔中常侍樊安宿衛歷年恭恪淑愼嬰被疾病不幸蚤

終今使湖陽邑長劉㥞追號安爲騎都尉贈印綬魂而有

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延熹元年八月二十四日丁酉

丁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衛覬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之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

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元流謂成湯而下哲王　至君而懿幼膺瓊

蘭之美詩乃生男子載弄之璋左傳燕姞夢天與己蘭而生鄭穆公膺一作膺　長有沖邈之志

敦詩閱禮左傳晉郤縠爲中軍帥閱禮樂而敦詩書　䌦䌦竹貢誕循前業䌦方袁反䌦徒

木反弓韜也賁簡策也言文武之具克遵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愕有分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變不羈易虎視耽耽言威重也史記夫龍變言如龍蛇之變化也故能雄傑於并域聲班於上京地理志上郡屬并州上京漢京河南尹也察何孝廉貢除郎中左一作佐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舉茂才宛邱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宛邱縣屬南陽郡爲令恩威並施褒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隕邪臨金城郡郭羌虜隕與勛同古勳字郭與障同障塞也言爲令二載朝以有功於民升爲金城太守不直臨臺省盤旋外庸故曰邪臨或謂金城地在西北邪臨猶邪指也避難遷移役兼民寘室如懸磬家無儲積也左傳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乃敷權略獎厲威信獫狁率服不敢窺踰獫狁北狄周曰獫狁漢曰匈奴不敢窺伺中國踰越疆界兵戢而時動因省獵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事咸悅不勞而勸是以搢紳之徒譚講雅誦釋軍旅之

犀革陳俎豆於泮宮犀鉦和之兵刃革穿皮以爲甲泮宮諸侯之學言武備既飾脩講文事其艾檐軨其當作期百年曰期頤艾老人斑白狀檐音旦肩輿也今人亦謂轎爲檐軨車也言泮宮養老以車輿延致之旌顯才良咨量三壽賞刑不僭三壽三老也詩三壽作朋咨訪三老以酌量其政故賞罰均平不至僭差邦場甯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齓謳謀功朞垣列當升寵祚到任期年功績顯著宜祚之茅土閔不耆德景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邊笙江英韓遂一作緒等追送遐邱塋域之所刊石勒勳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羣昆台未詳恐是昆吾字昆吾石冶鐵鑄劒光彩照耀切玉如泥列子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劒文昭有毅武列能仁含舒憲墨以育生民乘紀東壤西國著勛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恩續一作纘其臭芬

後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本傳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子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錮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于官弟諶與紀齊德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嬀滿當周武王時祚（一作胙）上于陳（史記陳世家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宏裕足以

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奥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誦其善也亹亹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儔（世說客有問陳季方曰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家君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爲甘露所沾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建寧二年有司奏虞放杜密李膺等皆爲鈎黨下獄錮及五屬）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邱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毀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感容彌甚聞名心瞿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曾參之自盡（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居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

至德命教百城圖畫形象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湛形像焉于今遺稱
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十
餘萬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
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罔蠲除本紀初平元年赦天
下黨人還諸徒者四府並辟弓旌交至弓旌所以招聘賢者雖宗其禮命莫敢
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
官中郎將此疑與本傳小異蓋董卓入洛陽時表選召拜者何進也觀君對卓遷都之問卽時之平原其不
爲卓屈明矣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
政董卓爲相國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興並戒君冒犯
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恥覗事未朞士女向
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張角及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幽冀二州爭和其

王二州刺史因世亂竊據土地以爲已利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己致死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閒行寓於邳郯之野漢地理志東海郡有下邳縣郯縣按史記郯費郯邳皆小國也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按三國志術以興平二年僭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呂布傳袁術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韓允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布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史以爲陳珪未知孰是抑二人共爲此謀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獻帝建安元年曹公操奉迎天子幸許遂遷都焉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東觀漢記大鴻臚主賓贊九賓之禮虞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

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兹海內所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喪會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恩羣位至三公名德不及祖父時人爲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其辭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乃與邦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一作大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謂因黨錮家居易潛龍勿用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所貴在己樂存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謂由五官中郎將而階升爲天子左右近臣詩無陪無卿書臣哉鄰哉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言君之愛民與民之戀君與古公亶德古公亶父避狄去邠事見孟子不

忘諗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尚書令也爰登卿士媚兹一人鴻臚在漢爲九卿詩媚于天子注媚愛也如何穹蒼不授遐年尠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與詢股肱之臣既喪朝有政事無所詢訪煢煢小子號泣于閔作碑者自謂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河間相張平子碑　崔瑗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安帝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四年卒註西鄂縣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河南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趙武謚文子晉語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禮也文子令勿礱匠人請皆斲之又子曰止爲後世之見

之也其趼者仁者之爲也其嚮者不仁者之爲也君天姿叡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言渾天儀也范曄論引之瓌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言靈憲算罔論也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尚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史記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言重黎典序天地能使日月增輝山川順理其功光照當世今平子爲太史令亦能如此光燿於漢室無愧重黎之職焞音淳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用息本傳時河間王政驕奢不遵典憲衡下車治嚴整法度上下肅然遭命不永閹忽罨徂本傳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閹忽猶奄忽也罨古遷字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大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

表以旌闕聞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羨（一作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論語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盈科而逝成章乃達（孟子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一物不知實以爲耻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盈亹亹其庶亹亹其幾（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言當世無居其右者應數間生命世之才繼前聖以爲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茲維帝念功（言出爲河間相也書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往才女諧（古文尚書往哉作才）化洽民雖懸而不弔降此咎兇（詩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哲人其萎罔不時恫（禮記哲人其萎乎書民罔不時恫恫痛惜也）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歐陽氏集古目錄跋尾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今銘有此語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廨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廼斯銘也遂龕于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半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郞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後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

曹娥碑　　邯鄲淳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有異材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子禮至試使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文王之子振鐸封于曹末胄荒流流一作沈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氏注婆娑舞也後漢書列女傳云泝濤迎婆娑神恐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漢安順帝年號二年歲在癸未伍子胥爲濤神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沒衣或作爪見項原列女傳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元嘉桓帝年號青龍太歲也漢安二年至此凡九年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列女傳云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辭曰

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謂娥姿容之美宜配君子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大明詩在洽之陽洽水名水北爲陽言文王親迎大姒于渭也此禮未施謂娥在室未嫁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沈載浮或泊洲渚一作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未遇父尸漂流靡定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左傳魯文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日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杞崩城隅齊杞梁之妻哭其夫而哀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二者言誠之能感或有尅面引鏡梁高行者早寡不嫁梁王使聘之婦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劈耳用刀沛郡劉長卿妻吳孫奇妻皆少寡守節截刀割耳明己不二坐臺待水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妾不敢越義而求生不如守而死號

日貞姜並列女傳抱樹而燒介之推母與推俱隱綿上山中晉文公求之不能得焚其山終不出而焚死又操琴曰介子抱木而焚死四者言秉節不踰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一作斲自彫後漢徐穉傳有此兩語說苑蓬生枲中不扶自直越梁過一作過宋比之有殊梁謂梁高行宋謂宋伯姬皆大國之女也伯姬遇火至傳姆不至不肯下堂而燒死春秋賢之按上文抱樹而燒當用伯姬事抱樹字恐傳寫誤尔哀此貞厲一作獨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言當配享江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楚詞有湘君湘夫人堯之二女娥皇女英也廟在湘山

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闇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邕題文

云黄絹幼婦外孫𩐁臼語林楊修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黄絹幼婦外孫𩐁臼曹操不解問修曰卿知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修解修曰黄絹色絲色絲絶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𩐁臼受辛受辛辤字操曰一如孤意

古文苑卷十九

古文苑卷二十

誄

楊雄元后誄　傅毅北海王誄

魏文帝曹蒼舒誄

元后誄　楊雄

漢書本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篡漢國號新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年八十四崩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誄之銘曰上柩謂陳薦奠之物一無柩字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史記黃帝娶於西陵之女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有聖德焉是爲帝顓頊昌意至舜七世矣

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涉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漢書本傳黃帝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十三世生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翁孺徙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麓也翁孺生禁禁生政君卽元后也母李氏懷政君在身夢見月入其懷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本傳五鳳中后入掖庭宣帝令送太子宮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觀畫堂元帝卽位立爲皇后孝順皇姑承家尙莊一作聖敬齋莊皇姑宣帝王皇后母養元帝者也內則純被一作備內則閨閫之禮度也禮記有內則篇後烈丕光肇初配先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將大也謂元帝時黃龍見于新都以爲莽竊位之讖漢成旣終允嗣匪生成帝無子立定陶恭王子爲皇太子是爲哀帝哀帝承祚惟離典

經尚是言異帝入繼大統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因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姬爲帝太后皆不合典禮惟是已者是尚其言寔乖於正理大命俄顚厥年天隕大終不盈哀帝在位六年壽二十六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太后察此爲基作不傾之計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新都侯莽迎立中山王是爲平帝莽秉政號曰宰衡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娃娣觀一作親禮高禖祈廟嗣繼太后爲平帝聘莽女爲后又備媵女祀高禖祈嗣續以衍宗廟之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宏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平帝紀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爲廣州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封霍光從父昆弟曾孫張敖周勃樊噲之後皆爲列侯冀以金火赤仍有央金劉姓火漢德赤火之色有央猶未央也言冀火德之方中勉進大聖上下兼該大聖指莽也上文皆諛詞以文莽之姦謀羣

祥衆瑞正我黄來火德將滅[莽自以代漢爲土德色尚黄]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天折百姓分離祖宗之徳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諦在于前屬遭不造榮[一作策]極而遷皇天眷命黄虞之孫歴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黄[言漢不敢違天命遂以火德傳于土德]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一作執]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莽篡位封孺子嬰爲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非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虚統惟祇惟庸[一作惟垣惟墉]隆循[一作脩]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以崇本務農爲悠久之道弋獵末事弗暇爲之爾雅云留久也]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平帝紀元始二年太后省

所食湯沐邑十縣屬大農別計其租以贍貧民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煢獨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起常滿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王莽傳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蓋元始中猶避惠帝諱至此方稱常盈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灞滻長安城中二水名黃山宮名在槐里夏撫鄠杜扶風二縣名冬卹涇樊涇水之際撫卹謂因游覽而施恩惠大射饗飲飛羽之門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綏耆耇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復貞婦鄉一人三年詔曰復貞婦歸女徒欲以全貞信元冥季冬揆狩上蘭上蘭觀名在上林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汲冢周書時訓解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皆蠶候也蠶于繭館漢宮殿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躬筐執曲帥導羣妾咸循蠶蔟筐曲皆育蠶之具蔟竹器以茅藉之承老蠶作繭分繭理絲女工是勑退遡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

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甯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莽墮壞孝元廟獨置故殿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靡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后以初元元年癸酉歲立為皇后至王莽建國五年癸酉歲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墳塋也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誄中事具本傳并王莽傳

北海王誄　傅毅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建武二年封魯王後徙為北海王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王嘗試守候氏令為人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宏農太守亦有善政

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靖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

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惟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勛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

覽視昔初若論往代若順也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尠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

曹蒼舒誄　魏文帝

曹沖字蒼舒魏公操子母曰環夫人魏文帝之弟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甚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茲義肇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雕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一作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夙天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離騷忳鬱邑余侘傺註侘敕加敕駕二切傺丑利敕界二切失志貌）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謂甄氏合葬左傳嘉偶曰妃音配）襚爾嘉服（謂贈印綬）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峩峩寢廟渠渠（詩夏屋渠渠言深廣也）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羣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造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禮男子十二成童死則殤下殤言未成人也蒼舒之葬配以甄氏死女又竊王朝命服以加之爲立寢廟悖禮甚矣曹氏父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古文苑卷二十